

第七卷第二三期

總字第八十九號



文壇



中華全國文藝協會
廣東分會出版

文壇月刊 第七卷第二十八期 合刊目錄 卅七年三月一日出版

小說

車夫阿毛

歸訊

媽媽

老王的「進學解」

「在陳」

鑽石戒指

狂濤孤舟(中篇完)

韋集(四二)

野寬(四四)

尊尼(四七)

陳琳(四九)

慧然(六三)

莫若英(七二)

陳碧遙(七九)

悼甘地特輯

悼甘地

悼聖雄甘地

甘地之死

史芬(五二)

盧森(五三)

區無恙(六五)

論著

論武器，談魯迅

論詩與詩人

文學與愛情(連載)

詩選

琴的哀祭

給不幸的人們

准行情兩章

我睡得不舒

戲劇

路邊的人

余秋子(五四)

孔塵(五六)

周鋼寰(五八)

散文

白芒(六五)

良知(六六)

郁芬(六六)

郁芬(七五)

妙福寺

我思念的人們

敬謝尋夢

散文四章

羅昔(六七)

秋色(六九)

王靜德(七一)

葉立儀(八四)

何逢譯(七四)

附錄：從「廣東文藝落後」說起

編後雜談

盧森(八二)

編者(七八)

文壇月刊 第七卷第二十三期 總第三十八九號

主編人：盧森

編輯委員：李若川 陳子殷 鍾沙陽 張希哲 李勵文 朱澎 陳容子 劉偉森 仇章

發行所：中華全國文藝協會廣東分會 廣州22惠福東路六十八號 電話：一〇六七四號

總經售：廣東文化事業公司 香港 海外書店

印刷者：明德印務局 惠福東路六十八號 電話：一〇六七四

售價：本期另售國幣四〇、〇〇〇元

徵求酬金：文每千字二萬至五萬元，詩每行五百元至一千元。

位	面			每
	全	半	四分之一	
封底	二百萬元	一百萬元	五十萬元	元
封面	二百四萬	一百廿萬	六十萬元	
封底	一百六十萬	八十萬元	四十萬元	元
封面	二百萬元	一百萬元	五十萬元	
正文	一百二十萬	六十萬元	三十萬元	元
前後				

車夫阿毛

章集

前些日子，港紙黃金活像猴往樹梢上竄，一日間三變，市面最敏感的，要算物價了，港紙動了一動，它也就正比例的往上升，在露天的飯攤或小館子吃飯，第一碗到手，第二碗便漲着價不同了，于是，阿毛對於他手上拉的車，會不會養活家中兩口子，便開始懷疑起來。

悶烘烘的夜市過去，茶壩的週圍，零散着殘缺的茶葉，鷄鴨的落毛，刺下的魚鱗，點點鮮血，一兩條野狗在肉枱下面啃骨頭，不時發出等執的狂吠，過後便是深長的冷漠。

市場右角的破木屋，漏出了一點燈光，要是從破板的小隙往里張，什麼也看清楚：土灶上放下一盞豆大的火光，在燈影里，娘兒倆守着灶門取暖，灶上的鐵鏟不時冒上一股白蒸氣，送上來濃烈的粥香，五歲的小娃子靠在母親的膝邊，嘴張得大大的，不時還把身子湊過去，讓口鼻碰碰白氣，喉頭不自覺的嚥下口水，跟着領子顫動的，禁不住仰着頭，伸上小手抓，眼光一觸到母親低垂的蓬頭，睡臉似的紅腫腫，小嘴裏又迸出：「媽，娃娃餓，肚子痛得狠，吃，吃粥，爸爸不回來，在街上吃的；」小娃的媽搖搖頭，一手摸摸娃子的毛頭，一手拿一塊大藍布吸乾乾年流着淚的風眼，挖掉眼屎，抬頭看看虛掩的木扉，什麼動也沒有，眼不敢朝着火光，一碰到強光，眼便張不開來，只好歪着臉，把燈台移到灶的那一面，順手抓了一把木屑，覆在特熄的火尖上，火又通紅的照亮了屋子，她的頭垂得更低，屁股上的小凳也往後移了四五寸。

「娃娃肚痛，想吃粥。」小娃見媽沒動聲息，便拉着袖子不依，還嫌喊了幾次，她把小娃拉在懷內，灶內的火光把小臉潤紅，聲音跟着身子慢慢和緩下來，眼皮合上，黑珠子想往上翻過來似的，但一會兒又定了，又合起來，聽着像打盹模樣，好久，蓬地又拉起的昂起頭，究竟甜迷迷的拉上鼻斯。

有時吹過來一陣風，煙頭幌了幌，門兒响了一回。

阿毛嫂見小娃了，自己也托着下腮，迷迷忽忽起來。

呀的一聲門敞開來，阿毛嫂驚得一跳，生怕樓上君子光顧，雖則沒

有好東西值得人起眼，但拉去一張鋪蓋可不是要的，勉強定了定紅紅的眼睛，用布擦了擦，阿毛曉得她胆子小，接上一聲：「我回來了。」她才看清楚是阿毛。

「啊！是你回來了。」她放了心，「天凍得厲害，晚上也得早點收車，比不上六月天，少掙點錢也沒什麼，不要把身子糟塌就是好的，出了金兒才不合算呢！」

阿毛心裏覺得這話是對的，事實上他總想多掙幾塊錢，多賣氣力，跑多一頓，爲的是想填滿肚子，至於積錢，是談不到的；能積下，當然是好的，如果開闢米價，油鹽的行情，攪得過嘴巴算第一，只不要給活活的餓下來，再辛苦的他也願幹，假如不用出錢，只要用氣力。

阿毛嫂搖醒了小娃子，再塞點木屑到灶肚，火又燒起來，阿毛盛了三碗粥，在碗櫃內拿來了鹽水豆兒，把臉沉到碗面喝起來，呼呼的响，狗味兒，那時「朱門酒肉臭」的人們想不到的，一碗到肚，趕跑了涼氣，通身暖暖的鼻尖冒上水珠，額門出汗，一口氣喝了四大碗，什麼也定下來了，他覺得什麼事也只有吃飽了才有辦法，餓着肚怎樣也幹不來，米帶來了氣力，於是，他決定有可能的話，還是多買一點米，那得多掙錢，咬牙根他媽多幾遍，身上不要帶毛病，這一套像是循環的，有錢連的，他覺得什麼希望都靠自己，於是，便想着早睡，明兒早出車，在碗櫃收拾妥當，噙了唾車，用手抽高一邊，轉轉輪，看是否靈活，然後在軸上加油，按按輪，直到找不出毛病，便門上門，在里而帶了鎖，先給娘兒們鋪下，拍熄油燈，然後倒在床上。

阿毛平白活了三十來年，日子不算短了，不幸的老交着窮運，一輩子沒有光彩過，打從娘胎里出來那時候起，他爸爸也是幹這一行的，母親在他三歲便死掉，生清苦，和現在他的處境差不多，太陽一紅了東方，阿毛的爸爸拉車往外跑，攬主顧去了，他被反鎖在屋內，亂爬，喊哭，餓還不是餓了，約莫到早飯時候，才回家打轉，噙一盞，喂飽了又出去，到太陽沒西，回來照料，有時掙下米，有時還掙出去，說來是掙

南京圖書館藏

少希望能夠養活的，但總算活下來了，而至今日的年紀，病、餓不死，他堅信將來下場不太悲，憑一點骨直和勁兒，飯是換得來的。

不久以前，他覺得命運不齊，八個字兒或許會有問題，爲着要打破這個久藏的疑團，特地抽個空到馬半仙的館子算了一算，從馬半仙的口裏，證實了自己行了壞運，過了三十五才有想頭；他想了想，記起今年是三十，明年會交上了好運。從那日起便打定主意，苦吃苦用，按下性子，衝破這個難關，將來的希望，一定是春天的。

在他們同夥中，阿毛的口齒算是笨的，舌子在口內並沒像人家的靈活，除了正經的話兒，是很少掉動的，是以，過上了主顧，便不敢開口。湖南價，老老實實，應該多少錢便說多少，有時，主顧倒反油鹽嘴似的和他討價還價，要是和女的多說上兩句，臉便紅撲撲的，坐上車，價也減了，少五百一千，算不得什麼，有些路不常去，倒講不出個價錢來，喊多了，又覺過份，少說了，太虧自己，所以招來了同夥的譏罵和打，說是他破了例，敲他們的飯碗，後來久了，知道他這一副傻相，錢送上來不會要，也便不去細細在計較，只是背後指天劃地的亂罵就是了。

阿毛沒有惡習，十足一名莊稼漢，除掉開來抽抽拴在褲頭那管旱烟桿，上三四等小茶寮，泡上一盅紅茶，便可消耗一整個下午，這是在閒得無聊的時候。平時，輕易找不到阿毛在寮子里，像這些時候，愁柴，憂米，絕沒心兒上那兒去閒坐半天，惟恐日子短。看看太陽照在頂頭，還拉不到自己預定的數目，便會忐忑不安，有時也會急出一身臭汗，只好笨口苦臉去兜主兒，不是這樣他不會先開口的。

和他談得上來的，還算小成，無能談起那一件事，大家的意見和終結總是差不多遠，雖說不得是「知己」，但還可說是志趣相合，譬如：兩個人碰在一起的時候，品評過街的女人，大家都認爲柳眉杏眼的，和一張櫻桃小嘴，有一婀娜黃蜂腰才是美人，小成說這女人不錯，阿毛說不差，小成說這女人美，阿毛說不醜，很少有兩人的見地相撞的，自然相處一久，便台得上來，沒了生意多在一起，併肩兒拉着車在路上慢步，小成比阿毛好過，家中還有兩個兄弟做活賺錢，物價漲，暫時不至受到很大的影響，他清楚阿毛，有時自己拉到了主兒，便讓給阿毛，看着他拉走了，自己也好像安下心。

阿毛的車子和別人的不一樣，不過，他獨出心裁的，把原來白色坐墊換上大紅布，因爲紅比白的刺目，比白的鮮艷，容易吸引顧客的目

光，上面是一個油布大篷，給特粗的幾根竹子支着，要是雨天，前面還有一長方形黑油布作簾，他沒有雨具，只是一個體帽大小的竹笠，自己給風雨吹打不打緊，祇有顧客坐得穩，水滴不到，平安送到目的地了，衣服濕了，回去可以烤乾，身子也受得住這苦頭。

好在是南方，秋天一到雨便歇下幾個月，以阿毛硬硬梆梆的堅肉，一件青布衫，黃短褲，跑起路還覺火熱，赤着身子來得爽快一些，但是這地方不比鄉間，不能太放肆，可是，在一個大同南過後，秋走了，那一天節直像四月的春天，霧出汗，衣服濕得像要滴水，這是秋的回光返照吧！第二天便刮風，悶熱的，阿毛的心給冷得冰凍，跟着重甸甸的，爲的是家中娘兒倆的冬衣呀！她還有一領短襖子，穿起來緊實腰間，便沒事兒，如果沒有它，也挨得任，只要解開懷在里邊多揣幾件爛衣服，短襖還是留下裏小娃好了，小孩比不得大人，嫩肉嫩骨的，至於阿毛嫂，只有像他一樣，把僅有的衣服攤出披掛起來，除此無別法，也惟有這樣他才放心。

不幸的事專尋到可憐人的頭上，而阿毛決沒例外。在一天深夜回來，感到寒意而打抖，阿毛想這是冬天，衣服短少，粥動是必然的，在市場轉角的湯圓挑兒喝下兩碗，先讓熱氣定心窩，湯內夾有點老薑的濃味，更加強了能夠驅寒的信心，擦擦額面，一陣灼手心的滾熱，順着將手滑下兩頰，不覺得什麼，便不在意，照樣的回屋再喝下粥，一聲不響的倒頭便睡，上半夜沒有改變，將近東方發白，阿毛由頭至腳熱得什麼似的，隔開鋪蓋也不行，阿毛嫂早就手忙脚亂，不知應該給病人吃點什麼，一聲給他拉上鋪蓋，死命給他沒頭沒腦的覆上，生怕受涼，阿毛本已熱得像鑄上鐵，加上這沉沉的壓下，更不好受。

「要命呀！給我封得那麼緊，又沒死，便釘上棺蓋似的封，封。」阿毛雙手使力揭開被頭，還才得通通氣。

「我曉得，不要這樣，天氣這麼冷，再給風吹可就難了！」阿毛嫂像騙小孩的細聲細氣的勸，看看阿毛靜下來，便移步到土灶前燒點開水準備給他喝，天光定打算再慢慢摸到王先生那裏要點退熱丸回來試試。

從那天起，熱度只有上升，中間也曾退了點點，旋又上升，原來蒼紅色的蟹面熱得飛紅的，口唇却漸變黑，舌乾，顯得很粗，服了王先生十顆藥丸，和四大包車頭藥也不濟事，看看沒什麼想頭，自稱扁鵲的王先生也沒法兒，小毛不懂天地，不知他爸是病是關，天天跟野孩子在街上打泥仗去。所以在外面看這破屋子，還不是和阿毛天天拉着車子一樣。

阿毛死了，阿毛嫂掛蠟燭的吊在標上，小娃子在地下拉着她媽的脚哭，不時喊：「媽，下來，娃娃餓，餓……」，這是阿毛病下來第六天早上王先生推開門見到的。

歸訊

野 荻

密佈在天空的烏雲，像浸漬過墨水的棉花；沉重地壓覆在西山的頂峯上——這是一個風雨欲來的夜晚。

宋如初，緊蹙了雙眉。在廳堂上躑躅方步。由於他躑躅步時，煩躁與不安，好像要喘喘什麼東西的姿勢看來；他的心顯然為煩擾的問題所困惑着。尤其是他那焦灼而苦澀的臉更把這一個証實了。

他時而躑躅步，時而在窗子前面站穩下來，然後以粗莽的動作拉開了低垂的窗幔。用一個迷茫而悵悵的眼光穿過了窗玻璃；凝望着紅面黑黢黢的遠方。很久很久，才呼出了一口悶氣，頹然地放下了窗幔。他的太太，蜷伏在廳子邊陰暗的一角。借着昏黃的燈光，她那憂鬱而衰老的眼睛，竟側高深地注視宋如初每個奇怪的動作……

夜更深了。更樓的梆子向長空播送着粗濁的聲音。除了疾風穿過叢林，發出沙沙的音響之外，在梆子聲戛然中止時，大地像死了般地窒息着。

當宋如初走近太太身傍時。她、宋太太振奮地，艱難地半站起來。她開始說話了，然而她的話比壓榨出來還要痛苦：

「阿岑——的——爸！究竟——阿——岑的來——信說什麼——呢？」

宋如初背着她站下來，側着頭傾聽。等到知道太太說的是什麼之後，他、猛然轉過身來

。燈光映在他的臉上，他的臉浮上了冷峻的、乖戾的表情。睜大眼睛望她一望後，宋如初冷冷地說：

「說什麼，說什麼！求求你不要問可好？」
「阿岑的爸！」宋太太趕着說。口齒伶俐得多了：「兒子是我養的，難道問一問都不成麼？」

宋如初頹然地白她一眼。僵硬的腿又開始移動了。

「阿岑的爸，說哪！」聲音很悽惋，帶着哭泣的懇求：「兒子在外面將要十年，說了我可以安心啦！」

最後這兩句話，與其說打動了無理由固執的心，不如說宋如初是不堪這種難受的擾擾。他連忙揮動着手，意思是制止她繼續說下去。他說：「好，我來說。不說不放心！」他賭氣似的吹鬍子，搖頭：「討厭！」他邊說邊走近那隻放着煤油燈的桌子。先帶好了眼鏡，然後從衣袋裏摸出了一封信來。

宋太太快樂得從椅子上跳起，跑近了桌子。謹慎地扭亮了燈，扶着桌子站住。然後睜起了眼睛，感激而興奮地仰視着宋如初。

把信箋展開來。宋如初的手開始在發抖。——他深深地跌落在一種更憤懣更煩燥的情感里了。

他極力地克制着自己的激動。開始用一種沒有情感的聲音唸道：

「雙親大人：

「兒於XX之役，星夜突圍出走。歷四晝夜，始脫險抵達此間。一路跋涉，不幸微感風寒。現已留醫陸軍病院。」唸到這里宋如初稍

停一停。扶一扶眼鏡——宋太太驚惶地注意他臉部的表情，等到他繼續唸到「病口稍痊，不日當可出院。請雙親大人放心。」這才鬆出了一口氣，繼續唸下去。「兒打算出院後在此逗留數天，然後辭職回家，蓋軍旅奔波已將十載，身心均感疲痺；且逆料將來並無進展之希望……」宋如初突然在這裡停止，他的眼光

狠狠地離開那頁字跡潦亂的信箋。

除下了眼鏡，宋如初憤然在桌邊一隻椅子上坐下。而宋太太，彷彿一場焦灼的想念已經得到了滿足的清償，也跟着走向原先的位置坐下。快樂得什麼似地的說：

「回來，這是應該的。我這個乖兒子，離開我十年啦！」

外面的風吹得更起勁。驟然有急雨飄打着屋瓦，發出一陣滴達滴達的聲音，戶外的小豬似乎被驚醒了，粗野地尖叫着。

斜視了太太一眼。宋如初，嘆了一口氣，說：

「唉！想不到阿岑這孩子，我竟丟了十幾畝田，指望他畢業之後，做個大官來光耀光耀門風。為祖宗吐一口氣！唉！」又是一個深長的嘆息，聲調可變得非常之憤激了。「誰知剛剛爬到營附這個地位，他——這個不掙氣的孩子，偏偏又要回來！」

他的臉一瞬間又悔氣得那麼難看了。

「哼！當初我說：讓阿岑這孩子學軍醫生意，省得花大把錢去讀那什麼軍官學校，你偏偏不聽話，」她揚起了眉毛，解釋中含有多量的埋怨說：「去年他說不幹了要回來，你也不肯。這樣左也不肯，右也不肯！儘要他捱下去。我這個乖兒子，在家疼得慣了，那能受得起這種風霜，這十年的苦頭實在難受啊！」她說，愁苦地閉上眼睛。好像兒子所受的苦已經降落在自己的身上一樣。此刻，她才睜圓眼睛，上半身向宋如初的方向盡力一傾，用手向他的臉上一點！說：「現在，你還不甘心讓他回家麼？」她的眼眶有點微紅。

「這個……」宋如初落在痛苦的沉思裏，他憤然垂下了頭，說不出一句話來。「這就怪了！」宋太太想，瞪起了懷疑的眼睛。她覺得事情來得頗為古怪，她竭力揣摩宋如初的臉色，不但沒有想像中起了什麼惡化的反應。而且，顯得那麼的懦弱啊！「以前」她思索着以前的事：「你不是爲了一點稍不如願的事，動不動把一腔子牢騷在我身上取得了野性的發洩麼？現在，爲什麼不呢……」然而捉不到一點兒結論，她也落在痛苦的沉思裏了。

實際上，宋如初那有不喜歡兒子歸來的呢！他耗費了大把金錢，幾乎是典光了所有的田地，還不是希望兒子有回來炫耀燦爛的一天。宋如初，由於生活在這小鎮上。常常受到了強隣的侮辱和欺凌！到處招引人們的輕蔑，於是，一切都加強了他對這個鄉場的憎恨和復仇的意念，所以在兒子讀完了高中那一年，便不

費躊躇地把他送到軍校去。這就是說，宋如初已經把復仇的全部任務付託在兒子阿岑的身上了。「要是做到了將官，」宋如初時時作這樣的期望。「那批操他娘的膽鬼便不敢猖獗了」。他想，糊塗地塗塗地果像看見阿岑掛着閃耀着金光的將官符號榮耀了。腳上的馬靴着地作響，腰上的手鎗發出可怕的顫動。兩個馬弁保護着他，威武揚威地走進了鄉場。「嘿！你們這批簡直不是人的糶紳。」宋如初，摹擬着英雄走進小鎮時嗚嗚嗚嗚的口氣，快樂而莊嚴的叫！

然而，這不過是幻想而已。到現在，宋如初期待着的所謂英雄。僅僅是因難地搞來個上尉附，他真不想不懂。爲什麼高陞得這麼緩，最近，越來越不成樣了！每次寄來的信，不但沒有一點安慰父親的報告，而且，老是噁噁嚶嚶向父親訴苦，什麼前途無希望啦！待遇太不好啦！生活太乏乏……首先將這些說了一大遍，然後斬新截截地要父親允許他辭職回家。「回家！」每次讀了阿岑說回來的信，宋如初憤怒得喘着粗氣。大聲叫：「回來我個屁！」話雖然這麼說，宋如初却發覺自己的希望定得太奢一點，因爲從尉官到將官這距離實在遠得很。由於對復仇這金銀瑣瑣切完成，而且目前這種官階似乎濟不得大事，「也罷，最低限度要做到校官才來見我！」於是，他把這個意思寫在覆信上。

直到昨天寄來的這封信，阿岑是說得如何堅決和焦灼。他說寧可回家遭受父親的譴責。宋如初得到這個消息，最初是氣苦，後來却顯

得有些躊躇了。

此刻，他們都難堪而沉默地對峙着。外面的雨下得更大了。

「本來。」宋如初開口了，「我也不願讓他在外面飄泊的，不過……」他沒有把要說的話說下去。便偷偷地窺探着太太的臉色。看看她有沒有同意他說下去的表示。

「不過，不過……」大壁而忙亂地，宋太太說：「這次幸得天老爺有靈，阿岑這孩子才得平平安安地從戰場逃出來！」她，激動地揮起了腰，說：「要是不！一差二錯給炮彈轟死了。你還是……不過，不過！」

「停，停！」宋如初對她地揮動着手，氣憤了說：「婦人家，懂得什麼道理，懂得什麼道理啊！」

「我不曉，你曉，好，你曉……」宋太太憤怒得渾身發抖，兩隻手用力搖撼着交椅的骨架，叫：「宋如初，你曉啊！」好像除了這幾句，採取這種動作來報復宋如初之外，別無其他辦法了。

宋如初立刻趁她一個充滿了敵意的眼光。兩脚隨着站立起來，又開始在廳方步了。宋太太像遭受了重大的委屈。眼眶一紅，潮濕的淚水湧上了乾燥的眼睛……

隔多幾天。家裏又接到阿岑一封電報：說他已病癒出院。辦妥手續後，就可以回家了。宋太太忘記了一切；歡喜得流出了眼淚。蒼老的臉，突然塗上了一層年青的光輝。

「沈婆婆，我家阿岑快回啦！」她好像不肯單獨佔有這種喜悅，企圖拿這種喜悅去分發給人家似地告訴許多好鄰居。

「恭喜，恭喜，岑少爺做官回來啦！」

「豈敢，豈敢！」宋太太安慰自己說：「不做官也是高興的！」

「這次進發財回來啦！」另一個叫做根嫂的說，嘴角掠過一道羨妒的笑意。

「這個嘛，可不敢妄想！」她興奮地搖着頭，邊走邊說：「祇要回來和我見面便夠了。」

宋太太放縱地笑起來，在陸福嬌的門前停下，把頭探了進去。喊：「陸福嬌！」

「誰啊！」飄出了一個四十幾歲女人的聲音。

「哦，你忙啦，個孩子，告訴你，我家阿岑就回啦！」她一口氣說完，笑眯了眼睛。

「回來，什麼時候？」陸福嬌從陰濕的房裏，拖着兒子走出來，鄭重其事說：「是不是今天？」

「不，總之快啦！」

「哦，宋太太，你老高興了啦！」

「高興，嘻嘻！這個當然嘛！哦，你忙，不打擾了。還得去媽順如家告訴她一聲呢！」她說，走向第二個門口去了。

宋如初的另一個兒子阿祥，今年剛滿十三歲，一聽見人家說哥哥要回來。他裝出不太相信的樣子，緊拉着母親的手，問長問短。因為哥哥沒有見過面，他是不認得的。

兒子的詢問，增加了宋太太無限的悽愴，

要不是丈夫爲了企圖阿岑，有朝在被落的門第上塗上了一層光榮的色采。要不是他老逼着兒子往外走。「現在不是一家圓滿了嗎？」她想，愛撫着兒子的頭髮，說：

「是的，你的哥哥出門時才三歲，所以你記不清楚，他趕快就要回來了。」

「娘，我要哥哥給我帶來個洋娃娃。」阿祥說：「隣家阿發，他哥哥從城裏帶來了洋娃娃給他，多好玩哩——難道我沒有嗎？」

「有的，哥哥一定給阿祥帶來洋娃娃！」

「洋娃娃！」阿祥拍着手，面上露生了一個愉快的笑。喊：「我也有一尊洋娃娃了。」

從此以後，童稚而天真的心靈，便刻上了哥哥這個名字。他模糊地幻想着哥哥的可愛的影子。夜裏，他做了一個美麗的洋娃娃的夢。

只有宋如初，永遠抓住了兒子回來得太早的理由，終日蹙眉苦臉，不高興去打理事務，宋太太瞧見了，心裡頭老太不快活。當宋如初正在烹茶的時候，她氣洶洶地問：

「宋如初，你真的不高興兒子回來麼？」

他，默然不答。

「唉，沒你的法！」她絕望，嘆氣。然後憎惡地，瘋狂地叫：「那有這樣的父親。不要兒子的父親！」她說：「轉身站住。」

可是，宋如初仍然沉默着！

「好，不要他回來，我就索性叫他不同來！」她用決絕的聲音說，在椅子坐下。流下了眼淚。

「回來儘會回來，誰干涉他不同呢？」宋

如初淡淡說，啜一口茶。

「如初，這是做父親的應該說的！」

「有什麼不應該呢？年青人，吃點兒苦就要回家享福。」他說，放下了茶杯，俯儘着腰，走出了室外。

「是啊！他回家享福啊！」宋太太痛苦地抽搐着肩膀，淚，流得更多了。

日子一天天過去，還不見阿岑回來。他們一家子；宋如初，太太和阿祥，是在各種不同的心情下斷守這些可怕的日子。

「時勢造英雄，這是一個千載一時機會，要是懂得世故，不那麼快回來；才是宋氏有種的子孫！」宋如初自言自語說，側着頭。

但是宋太太，焦躁地等了這麼久，一腔子憤怒的火找不到發洩，好像兒子沒有回來和宋如初不要他回來是很有關係的。這樣，不覺增長了她對頑固的宋如初的憎恨。然而，當她意識到自己的力量不足以搖動宋如初固執的心時，她變得沮喪而懦弱了。在這小小的家庭裏面，獨有十三歲的阿祥，對哥哥要回家這件事顯得無窮的關切。而這種超常的關切並不是建基於弟弟對哥哥的愛情上，而是因為哥哥會給他帶來個洋娃娃，他的所愛便是心目中最愛戀和永遠傾心着的洋娃娃。換句話說，便是他愛洋娃娃的程度比起愛哥哥回來更強烈得多！

可是他們也許不知道，不知道阿岑不會那麼快回來了。因為他已經在另一種獎勵之下，重新跑上戰場去了。

媽媽

尊尼

列車在隆隆聲中像一匹快馬似地奔騰着，顛簸着。車外面是一片漆黑的原野，伸展到無限遠去的黑夜，天上星月，一顆都不見，遠處偶然有一兩點燈火也像鬼火一樣令人恐怖。車廂裡的電燈雖然不太暗，可是也昏昏沉沉的，給每個旅客臉上照出了旅途的疲憊。車廂外面下着雨，水珠在玻璃外面向下爬着，玻璃裡面也蒸滿了白濛濛的水汽，隨着列車的震動，一滴一滴地往下淌。客人們懶懶地倚在靠背上，一小半都在打瞌睡。

坐在我對面的是一位女客——一個年紀三十五六以上的婦人，精神很顯勞瘁；正閉着眼睛，看樣子並沒睡着。沒有濃髮，可是垂到頸旁的劉海梳得很光滑，穿了件暗藍色的旗袍，除了一隻細小的旅行袋外，沒帶有甚麼行李，腳上是一雙很舊的黑皮鞋。緊鎖着的雙眉，似乎藏着不少不少的心事。

這當兒，她忽然睜開了眼，把身體仰起來往窗外望了望，又望望後面的旅客，重又把眼閉起來，眉毛間依舊緊緊地鎖着。

車廂裡人很稀疏，沒多久我早「看」遍了全車廂的客人，每一個人的身份、性格、職業……我都約略給以一份估計，而且自信有相當把握，餘下的就是對面那位女客了，我便斜倚在椅角裡，仔細地觀察她，想從她的動作裡看出一點線索來……

夜快車不停地呼嘯着，奔馳着，又過了兩個小站，都沒有停留，只讓小站上畏縮的電燈光一閃，便擦過了。

那女客忽然又睜開眼來，直起背坐着，像在想甚麼心思，眼瞇住了車廂的下沿，一會兒又從放在椅上的旅行袋裏摸出了一隻小皮夾來，從皮夾裡拿出一封信，信封是中式的，抽出一張洋紙的信，湊近臉看了看，又望望窗外，臉上似乎浮出一絲的笑意。又忽忽把信放進皮夾，仍舊垂進旅行袋，把眼閉了起來。

列車奔馳得很快，早已奔過了一半路程了，車頭不斷地一聲一聲長嘯着，隆隆地衝進黑暗，又把黑暗留在後面……

她極不安定，一會睜開眼，背直了直，把身子幌了幌，看看窗外，看看車廂又閉上眼，坐着的身子一直在移動，臉上時而憂鬱着，時而展露出一絲笑意，尤其是顯得很焦急的樣子，不時留心滑過的站名。離開看信沒隔二十分鐘，又充滿了喜悅和焦急，把小信封掏出來，激動地湊近着看了一遍，潸然思索了一刻，又小心地把信摺好藏好。

她似乎看出我在注意她，看了我兩眼，拚命裝出不經意的樣子，可是在我看來，却愈見得她又是心急又是喜悅又是憂鬱的心情了。

到達了第三個大站，雨還在下着，站上冷清清，沒有甚麼客人下車，只有零星的客人

上了車。

過了那大站，她仰起頭，似乎向我又似乎自語地說：

「不知甚麼時候了？」

「五點四十五分——五點三刻了。」我看了看腕錶回答她。

「到桂林要幾點？天亮了罷！」

「短七點二十分到——天該亮了。」她的眼光又落了下去，隔了半响，這是第三次了，她又把信掏出來，湊臉讀了一遍，把信紙捏在手裏遲疑了一回，終於客氣地問我：

「請問你——先生，陸軍醫院在廣西那裡？」

「廣西的陸軍醫院好像有幾間呢，不曉得你問的是那裡的？」

她立刻把洋信紙遞過來，興奮地說：

「噢！信上有，桂林——什麼路的，我從沒有去過桂林，不曉得在什麼地方。」

我把信接了過來，寥寥的幾行，字體又潦草又幼稚，劈頭我就看見了「媽媽」兩字，信中說已經在本月初調回桂林，在陸軍醫院，下面署名是大大大的袁志強三個字。似乎怕我不清楚，她特地給我解釋：

「這是我大兒子，前個月應徵兵去了的，得了去就調到這處，一直沒信來，直到昨天才接到了這封信，就這麼幾句，也不寫清楚

點，叫人摸不着頭腦，不知傷的怎麼樣了？」我把信遞給龜，詳細地告訴了她到那醫院去的走法，她一遍遍地重覆着我的話，生怕給漏掉了似的。等她弄清楚了滿意地向我道了謝，嘆了口氣，把信封鄭重而小心地放進皮夾，嘴裡說着：

「唉！這個孩子剛好幫我點錢，就給抽了出去，保長要我廿撥米，我們從那裡去得來給他呢？」

我清楚了她的身份了，但我深深地感到悲痛！剛才信紙上大大的「媽媽」兩字還跳躍在我眼前，我明白她的所以坐立不安，所以又是喜悅又是悲愁，所以那麼急切地想着桂林……

列車好像增加了速度，轟隆轟隆的飛駛着，靠近黎明的天帶來了寒冷，車廂裡的人大半都醒了，大家都靜靜地靠着，守着昏黃的車燈，沒有誰在低低談論，好久好久，對面那女客突然又仰起身，懷疑地問我：

「先生——聽人家說受傷了就可回家了，不用當兵了，真的嗎？」

「大約——真的罷！」我實在並不知道清楚，但她那深深地發射着慈母的光輝的眼睛，那充滿了聖潔偉大的母愛的心，也是我自己的良心，不容許我不如此說。

她張大了眼珠，嘴角掛上寬慰的笑，連剛才所憂慮的受傷也都不見了。

車頭長長的喘了一聲，窗外的原野在朦朧中逐漸顯露出來，飛速地向後倒退着，離開終點的桂林是不遠了。她默默地呆瞪了半响後，忽然又興奮地取

出那隻小皮夾，有些遲疑，有些羞澀，但終於又第四次掏出了那信，手指微微顫抖着，臉湊近了信紙，似乎想把那些字一個個吞下去似的讀着，半天，才把信紙移開臉，擱在手上，頭抬了起來，兩隻眼好像很遠很遠地望着在曙光中黯淡了的車燈，臉上有一絲恬適的笑容，可又那麼莊重。我也抬起頭，在那車燈處，我看了一幅幻象，一個粗野、結實、滿臉是熱力和誠實的青年，帶着傷，可是因為可以回到家鄉，回到親人的身旁，他笑着，最寶貴最高傲最親切地笑着，對母親……

三天後，我趕夜快車離開了桂林，一上火車就想起了那位中年婦人，我在找坐位的時候特意留心着，我自己也不信會碰到奇蹟，會再碰到她，但我仍存在着這一份希冀，或許正就那麼巧呢！

我一段車一段車的找過去，一直找到車掌室，我吐了氣，失望了。沒有座位，我立着，車廂裡很暖和，就是又悶又疲乏，祇想倒下來躺一躺。

仍舊在下雨，玻璃窗上的水珠在車燈光下閃着晶瑩的亮光，我半坐半立地靠在把手上，注視一滴滴水珠由組成，到成功可以爬動的水滴，再一直向下滑，最後滑到窗的邊緣，最後化為烏有，我想起了另一個晶瑩光輝的生命。

列車又停在那慘淡的大站上喘氣了，我望了望那昏黃的月台，跑到廁所小便去。在回到座位去的時候，忽然在門邊奇蹟似地又發現了她——那中年的母親。我差點叫了出來，她正睡着呢！她仍舊是孤零零的一個，她底左右，都並沒有一個可以做她兒子的男人，她正疲乏地打着呼，眼圈微紅，眼窩裡隱約地留着了一些淚痕，沒有笑容，也沒有其他的表情，平靜地，莊重地，但可以看出一件絕大的悲哀正籠罩着她的心胸。

「媽媽」這兩個大大的字，跳躍到我眼前，我不敢叫醒她，更不敢追問她怎樣會見了兒子，又怎樣離別了兒子？……望着昏黃的站上的路燈一樣，我悵悵地走了開去。

本刊七卷四期「小說專號」要目預告：

病	李若川	加薪後	斯伏	本期定價另售
擄掠後	盧森	往事	李野軍	國幣四萬元，
母與子	尊尼	黑色的冬天	蒲紫	拾萬元定戶僅
心影	吳如亮	在山林裏	雪倫	扣除三萬，比
苦人兒	章集	升學	李蔭華	市面平四分之一，
黃伯伯	吳天瑞	爸爸回來又去了	周寒	一，希讀者能
被遺棄的一群	楊詠新	愛情收穫的季節	楊青	直接加入拾萬
廉頗與藺相如	尼蘇	文學與愛情(續完)	周鋼賓	元自由定戶！

老王的「進學解」

陳 琳

老王是X師的中尉排長，他是X省X城人，離家隨征已有三個年頭了，爲了操心着鄉下的妻子，當復員的半年後，他向上級請求退伍返鄉完娶。

回鄉的最初一二個月，鄉下的黃臉婆和老王還能親熱了一陣，日子久了，老王的脾氣是與衆不同的，而且在外面野馬一樣地放縱了好幾年，到家後的日子悶不慣，一肚子的牢騷無處發洩，常在老婆的身上找出氣，左右鄰舍的人，常常聽見老王粗聲粗語地打老婆，打得老婆在地上滾浪花，鄰舍的人勸解也沒有效，老王樂得多打幾下，像在前方捉着俘虜同樣地打一個爽快。

鄉下人的生活辛勤而且樸實，老王實在悶得透不過氣，寫了幾封信寄給城里的姑丈，要姑丈替他找一個職業，姑丈年紀輕，大學才畢業，近幾個月前才由X省到X城X中學接任校長職，因爲是初復員，教師不易找，除了全校十幾位教職員以至什役都是自己的親戚之外，還有一個初中國文教員的缺找不着人，接到老王的來信，才想到了還有這樣的一位外甥，馬上拍了封電報，把老王召了來。

老王學生轟轟烈烈的生命史是：八歲入私塾，唸了八年不折不扣的八股書，辦了八年田，在軍隊里跟姐夫做了二年特務長，一年排長，此外再沒有別的什麼了。發國文本來不是容易的事，老王平生是崇拜阿Q的，有了阿Q的精神，難的也變成易的了，於是，他由鄉下，走了一天路，到X城來見姑丈。

到了學校，校里的同事全都是自己人，表兄弟，外舅父，以至外舅父的侄子都來在一起，親上加親的環境，這一喜非同小可，老王的教學法，用不着担心了，這座並不平凡的校舍，使老王覺得頭昏眼花，望望

操場，又望着牆壁，當他發覺了壁上掛着的學歷表，使他怔了一怔。校里的教職員，不是留美的，就是留英的。老王不看尤可，看後自己感到萬分慚愧，不知要如何是好，留學生是聽說吃過洋水的，走起路來眼望天，不是近視眼也是掛上一副眼鏡的。大學生呢？走路八字腳，腰不斜視，胸墜得像一塊板，老王呢？非但未學過這樣動作，連文明學堂進都未進過呢，那怎好？想了想去見姑丈，把自己的學歷向姑丈說個明白，好請姑丈替他想想辦法，不要將來攪出了亂子來。

姑丈把他罵了一回，教訓他說：「任你出過幾年門，連壞履歷也不會，這時代是不講究學問的，只要有親戚就好了，說實話，要是你沒有我這位姑丈，就算你是留美留英，準你會餓着肚皮找不着事做。中國的事情不能拿外國的來比，中國是人事高於一切的。所謂履歷，那就不過是做個形式，你以爲那些留美留英是真的嗎？那是隨便填上去，應付人家的耳眼吧了。」

老王聽完姑丈這一番話，內心萬萬分感激姑丈的經驗豐富，栽培他又指導他。老王決定鞠躬盡瘁，爲姑丈効勞。

第二天，老王的履歷填和別人在一起，高掛在壁上，最令他滿意的，是姑丈替他填上了X大學學士，軍事委員會X處上校主任，這一來，老王的眼高了半寸，走路筆直，八字脚，他要顯出大學生那個樣子，讓別人知道他是真的入過大學的，要不，動作何以會和大學生一模一樣啊！

禮拜一的紀念週，校長照例是講了一篇大道理之後，就宣佈學校用重金新聘來了一位姓王的國文老師，是X大學畢業的，學識和經驗同樣地豐富，校長的話未完，同學們的視線都集中在老王的身上，老王高

大身材，滿臉，滿而鬍子，鼻孔上掛着一副差不多二百度的近視眼鏡，同學們都暗自慶幸，能得到這樣的好教師，看他的儀表，雖無才高八斗，也當有學富五車哩。

從此，老王的稱呼，改爲王先生了。

禮拜二的第一節，是王先生的國文課，王先生不談正題，他向同學們自我介紹，黑板上寫滿了他的自傳，第一堂課，同學們知道王先生的祖上中過狀元，舉人，他的父親中過秀才，而王先生卻生不逢時，落地第四年，武昌起義成功，滿清政府倒了台，從此王先生的父親隱居鄉間，閉門謝客，半耕半讀教訓王先生。王先生從八歲以至十六歲的八個年頭，他的肚子和腦子裝滿了四書五經，大學、中庸，直至廿四歲，才隨他的姐夫參加抗戰，以致升上了中尉。

老王的歷史，這樣寫出來自覺不是平凡，可是聰明的中學生，却對他懷疑起來了，紀念週上校長明明宣佈他是大學畢業的，還做了什麼上校主任，爲什麼老王自己寫出他做天荒的職位只做到中尉？

第一天他給予孩子們的印象，只是一些疑問和陰影。

禮拜三，又是王先生的課，黑板上，又是寫滿了他的自傳。

第三天四天一連下去，王先生的史界還報告不完，同學們有的感到討厭了，開始請王先生講課文，可是王先生一百個不理，馬上給要求的學生二記耳光。

這之後，同學們與王老師的感情漸漸發生了裂痕，由尊敬變成了漠視。半個月後，課室裏貼滿了「打倒胸無點墨的老王」的標語。向老王宣戰。

校長不分皂白，把全班的同學都記上了一個大過，王先生呢；不上國文課了，担任全校高初中的軍訓主任。

王先生換了位置，可是以前作風完全沒有改變。他了解這學校的風氣，於是實施他的三不制政策：

(一)不看書。(二)上課不講正題。(三)對學生不客氣。

看書他覺得是極大的錯誤，如果不是爲了看太多的筆記，日記及名人自傳之類，自然可免得由國文教員而降至武職的下場，他發覺中了魯迅先生的毒，把阿Q正傳讀得爛熟而誤了自己。此後就實行不看書了，

管他阿Q正傳也好阿跪正傳也好，一概不看，實行不看書而連上課也不講書，他向同學們演講：「書是死的，讀完了這麼小的一本書，懂不了天下事的事。」所以他寧願不講正題，他可以拉雜投給你們的社會常識，他的拿手題目是講性理，什麼「女人的乳案高登原因……」引得男同學心裏瀟灑然，女同學們面紅耳赤無地自容，可是老王却洋洋得意，承認他新的教學法成功，能使「響的孩子百聽不厭」。

老王上軍訓，動作是「左右轉」要操練半年，把同學當成軍隊里的士兵，稍一操法錯亂，老王馬上送給幾下耳光，及「丟那媽」，「契弟」……一連串的話，罵得你啼笑皆非。

除了操左右轉外，老王還有一部步兵操典，第一題是「軍軍好比軍隊里的士兵，隊長就是士兵的領袖，即是說：你們都是隊長的下部，隊長要你們左，你們不能右……」

他的話沒完，同學們已咬牙切齒恨不得推倒老王打一頓出氣，老王自己也不知道「部下」和「下部」用錯了形容詞，在他看來，二個名詞同樣用是沒有什麼分別的，不會錯，等到同學們譁然了，老王又嘻皮笑臉地，又講他的性史了。

老王最討厭的是窮公務員，除了科長以上不在此例，他最愛的是女學生，常常聽老王發牢騷罵公務員的智識不夠，靠親戚做官，簡直是個桶飯。也常常看見老王帶女生到野外旅行，教女生跳舞，他在部隊里服務的時候，常常看到盟軍的舞會，一男一女擁抱着跳來跳去，使他肉麻，可是他的眼睛望出了淚，盟友却一讓也不讓老王熱鬧一下，因此老王的幻想積在心上好幾年，希望能找一個機會和文明女人抱一下。

這一回機會來了，盡量享受肉肉的香味，他的舞是無師自通的，抱着女學生跑跑跳跳，據他說是阿拉舞，把女學生週身擦透了，他又說，會學過摸骨相，經他摸過之後，就能知道你的過去和未來，因此，很多好奇而又迷信的女學生都要求王先生摸，希望能明白她的未來命運。有時摸得她笑了，老王也裂開嘴巴笑了，男同學成群結隊要王先生摸，老王非但不肯動一下自己的貴手，反而把他罵得一錢不值，還要送給他一個「賤骨頭」的美名，令你哭笑不得。

老王的三不制施行成功了，還來一個三愛制。

壇 文

(50)

(一)愛出風頭(二)愛鈔票(三)愛飲茶。

老王的地位在校里越站越牢了，於是發起了籃球賽，話劇表演，所謂義賽和義演，是義在老王的荷包里，由古老的中山裝，改上了反領西裝，皮鞋釘上了馬蹄鐵。走起路來，急匆匆地，四里遠的人會聽見老王的皮鞋的響聲。老王裝出這樣的架子，是要顯示他貴人貴事忙，有了錢，什麼人不當老王的跟班，成天穿來走去，老王的足跡無處不到了，有時實在走的太匆忙，滿頭大汗，他就擠上茶樓去品茗，獨個兒飲，要是別人想借老王一次油，一定反會被老王措過去。和朋友飲茶，老王照例是一毛不拔的，他有一個好計劃，當大家坐定之後，立即把西裝脫下，掛在壁上，皮鞋脫下放在一邊，人家的點心才吃一碟，老王已吃過三碟了，飲完茶，看數的時候，他獨個兒，按步就班地穿皮鞋、西裝，等到人家理清了賬，老王的衣服還未穿好哩。

X城枯燥得沒有一座山，一條河或一座中山公園。除了二條狗幾十家店外之外，什麼都沒有，本來老王是悶不過這樣的環境的，幸好是有女學生，悶的時候可以跳跳舞，開心一下，而且老王又會講性理學，再不然就找男學生講性理，引動同學們坐臥不安。想入非非，這樣，老王再用不着喊無聊，叫苦悶了。

日子好像一個無情的磨盤，不斷地旋轉着。老王到學校榮任差不多是一個學期了，撫心自問，老王確無大錯，雖然半年來同學們在老王的訓練下，只得到左右轉的一個動作，然而，却也多懂了些多別不敢說的事情，尤其是老王的整部性史，已傳授給每一個年青的男女。這是老王的「苦心」，也是這些同學們的「幸福」。

學期結束的前十幾天，不知道王先生得罪了學生呢，抑是學生想和老王開一下玩笑，全校的同學秘密聯名告到省教育廳，告老王假公濟私，侮辱女生，上課專談些有傷青年健康的性學。

教育廳立即派了督學來，王先生的事惹得滿城風雨，老王急得汗如雨下，立即計上心來，約定全校教職員及督學在城里茶樓開一個大會，表白一番自己，希望挽救這個危局。

茶會席上約請的人都到齊了，各班學生也都派有代表來，茶過三杯，老王站起來解釋開茶會的理由。力竭聲嘶的表明自己是大公無私，奉

公守法，教學有方，如查出不妥侮辱女生情事，老王甘受處罰，死而無怨。

老王話講完，學生代表駁斥老王，說他滿口胡言，掛假面具，並且暴露老王的一切的陰私動作，老王正想開口辯論，接着督學繼起，宣佈老王罪狀，(一)假填證書(二)上課敷衍塞責(三)行為不正，思想腐敗，教學無方貽害學生。(四)義賽籃球數目不公開，充飽私囊(五)教授跳舞，侮辱女生。

有此五罪，老王休矣。

然而，王先生却是一位足智多謀的人，靈機一動，計從心來，他低首下心，權自認錯，茶會散後，老王同歸學校，紅封一包，暗賄督學。錢是神，天下人眼中除了錢之外，什麼都感不到親切，而老王的一場風波，也得到不了了之了。

老王的橫禍，暫時風平浪靜了，姑丈深明社會的風氣，烏鴉到處一樣黑，老王的亂子用不着大驚小怪，爲了怕老王在校難爲情，於是把他介紹到縣府去做出納，老王本不願離校，雖然他的名字被同學叫爲「屎缸石頭」又硬又臭。可是老王的後台像錢同樣地鞏固，罵也由他罵，誰都莫奈他何。但也爲了姑丈的一番好意，只得隨到縣府去接任。

出納是一個肥缺，老王是聰明人，他把每天稅捐處交來的款項及公家的經費，用去走私運私谷出口，他的辦法，是了不得的，夜間聯絡隊兵，大搖大擺，抬運出城，城里的人議論紛紛，老百姓挑二十斤谷出口，便被縣府收充公，而政府呢？真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這樣政府給百姓的印象，已是壞到頂點。老百姓敢怒而不敢言，叫苦連天。

老王用公款走私，其他各單位機關向老王領款，走三十次，老王老是一句話「無錢」。再問時，老王一概不理。等到生意掙了大筆錢，才把數目勉強支付，可是這時候的物價，已超過二倍了。這是老王接出納後的新作風。

半年後，老王辭職不幹，滿載榮歸，回鄉競選縣參議員了。

悼 甘 地

史 芬

(一)

啊！甘地
你這老人……

從痛苦中生長

又從痛苦中死去

啊！甘地

你是偉大的

為你致敬啊

為你靜默

(二)

你生長在殖民地的國土上

奴隸的痛苦和耻辱集滿你一身

爲了要擺脫被壓迫者悲慘的命運

五十年來如一日

你把你的生命啊

交給你底祖國

交給你底受苦受難的人民

你爲了印度的獨立

爲了全印度人民的解放

你呼喚着

要獨立

要解放

全印度的人民給你喚醒

全世界的人類

都聽到這如火的聲音

多悲壯

多响亮

「我要證明

唯有有力量的才能叫喊得响亮

唯有真理的才能叫喊得

簡單，明白而且動人」

啊！甘地，你這老人

你底聲音是有力

你底聲音是真理的

你底聲音使統治者日夕不安

你底聲音使被壓迫者

抬起頭

睜開眼睛

你底聲音呀

使全印度的人民

認清了誰是統治者

誰在受侮辱受迫害

認清了誰是敵誰是友

又誰是印度真正的主人

你把印度的國魂

從迷夢的搖籃裏叫醒

啊！甘地，你這老人

你不是一個敲着備曉的更鼓的

佛國裡的更夫啊

你是一個號手

吹響着起來反抗的進行曲

你是一面大旗

激展在殖民地的印度高原上

(三)

我想起拿破崙

這橫行一世的梟雄

這萬人之上的暴君

他也要在真理的前面低頭呀

他說過：「靈魂比劍還強」

而你啊，甘地，你這老人

你的靈魂比劍還強

你的靈魂比什麼都還強呀

多少次了

你爲你底祖國和人民

你抗觸着統治者的淫威

抗觸着帝國主義者的驕傲

從沒有一次吝嗇過你的生命

沒有呀！你這印度的老人

你隨時準備犧牲，也不避犧牲

你隨時也在呈獻你的生命

你坐牢

一次，二次……

七次了，還準備再進

你絕食

一次，二次……

十五次了呀，你將有勇氣再來

你的坐牢啊

你的絕食啊

都爲着印度國家的獨立自主

都爲着全印民族的平等和平

(四)

在人類的歷史上

有過多少用暴力獲得勝利的英雄

有過多少用欺騙博得聖哲名的人

可是，我不喜愛他們

我讚美普羅米修士

這爲了人間溫暖而犧牲的眞

勇者

我歌頌釋迦與基督

這願以一身擔當人類的罪惡

和痛苦的聖人

我崇拜悲多芬

這「無愧於人這名稱的人」

啊！甘地，你這老人

你這憑心靈獲得勝利的老人

致敬啊

我也爲你致敬

你以你的無比的仁慈

征服了佛國的兒女

你以你的偉大的人格

感召着恆河流域的人民

你所走過的地方

有着人類眞正的歡樂

你的聲音响動的地方

有着人類真正的和諧
啊！甘地，你這老人
你是印度之聖啊
你是釋迦的化身

(五)

五十年來
你投身民族的解放運動
你想看到印度真正的獨立
你希望着印國間的團結與和平
可是，你沒有看到呀
你底願望還沒有達成呀
一九四八年一月三十日

這黯然的日

這印度人民永不能忘的日子
啊！甘地，你這老人
在你最後一次親近你底人民
在你最後一次的祈禱會中
你被狙擊了
你遭逢着跟讓·馬拉
這法國「人民朋友」一樣的
殘酷不幸的命運

這是印度人民的損失
你呀，你是印度的靈魂
靈魂呀，怎能讓她失去

那一天晚上
多少印度女人爲你的長逝而悲泣
多少異邦的人們爲你死去而哀悼
在全印人民無可比擬的哀思中

你這老人呀

可聽得到恒河的兒女們高呼
「甘地勝利」的聲音

我聽過人說

「先驅者是寂寞的」
可是，對於你這老人
這句話全不適用
你並不寂寞呀
伴着你，有印度的兒女們
萬萬，千千……

是的，甘地

勝利是屬於你的
因爲你是活在人民的心里

(六)

「從塵土上來的
復歸於塵土」
安息吧！你這老人
奴隸的火把已給你點着了
更多的火把也將會高燃
印度的人民不會忘記你
印度的人民更不會忘記
獨立解放的運動
你會相信吧！你這老人
從失去了你的哀思裏
印度人將要完成

真正的獨立
真正的解放

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

悼聖雄甘地

盧森

奴隸的先覺
和平的使者

甘地

你赤手空拳
畢生爲民爲族
爲全印度獨立而任精神領袖
（絕不是你的怪像特徵
使全世界的人們認識）
不合作運動
叫統治者會爲之震驚
十五次的絕食
「表現全人類最高貴的天性」
（絕不是忍辱，標奇之異
而博取人類的同情與欽敬）
你的功績有如黑奴的救星

甘地，世界上只有你
才無愧稱爲聖雄

你大無畏的精神
招惹了三次被刺
你第四次遭刃擊
不得善終而死了
亦是止於至善了啊

你死了

拍拉別墅中新禱的鐘
當啞然無聲掩臉
釋迦牟尼悟道的菩提樹
當爲你垂淚哭泣
太戈爾敬頌的恆河
當因聽不到你乾瘦身影而嗚咽
怎怪全世界爲真理
而奮鬥的人們
都爲你而哀悼

以最消極的積極
視死如歸
（大仁大勇是何等神聖）
以最弱的行動表現最強的意義
爭取自由、和平
（大智若愚是多偉大的英雄）

你抱殉教者的信心

感動了冥頑不化的人
以世界文明古國的野蠻
去諷刺野蠻帝國的假文明

掩臉是不忍看印國衝突
哭泣是爲侵略者迷夢深沉
嗚咽慟東亞古國內部流血連年
而我一個無用的詩人
爲你的死仍不能促使
和平的摧毀者醒來
而也就哀悼得更悲切啊

論武器，談魯迅

余秋子

(一)
筆，在這時代中有人把它當筷子；有人把它當畫臉譜；有人把它當作行兇的工具；有人把它當作梯子；也有人把它當作彈三絃的撥手；更有人把它當作扁担；但是，却很少人把它當作武器。

把筆當武器，是一件大事，在這偉大的世紀裡，假如一個文藝工作者，想把它作為武器的時候，自己就要考慮：自己有沒有永恆使用它的勇氣與能力？自己有沒有強烈的愛憎？有沒有豐富的正義感，熱誠和良心？而且，也必須注意自己能不能經得起世紀的磨練；生活的磨礱？自己的人格和眼睛是不是已經有了障礙？

生存在這個時代的文藝工作者，多少總有點兒運氣，雖然，在這個時代中有很多人受苦，餓死，凍死；但是，這却是文藝工作者，成功的艱難的機會。生在這苦難的時代，去好好的使用武器，去繪畫出人類的災厄；人民的苦痛；用武器去開一條人類不會走，而必須走的路；用武器，指導着人類的行程！

就這樣，文藝工作者，必須有良心，有熱誠用筆來武裝自己。當我們一踏出房門，就聽到飢聲載道；餓殍遍地；當我們看見真理被人歪曲；當我們看到痛苦而瘦弱的大眾，還被一些吸血鬼，用尖嘴鑽在他們的血管時；當我們看見一些下流，卑鄙，醜惡的蛀虫，正在污辱我們，損害我們的權利和享受時；我們必須用筆來保衛我們的理想；保衛我們的應得的權利和享受，去保衛痛苦的大眾，而且向我們人類的敵人，進攻，突擊！

壇 文

(二)
能作或武器的種類很多，在這時代中，在這眾多的武器群中，文藝工作者，得擷取一個最有效的武器；這個武器，應該是一把短短的利刃。在考慮人民有時間，有能力去接受條件下；在周圍都潛伏着豺狼、虎豹、惡魔、陷阱、暗箭、屠刀的社會下；長劍顯然需要，但是匕首却更靈敏。隨時準備着一場慘烈的肉搏的到臨；去取得虎狼的心臟，去斬開阻路的荆棘，去戳穿惡魔的假面具。

雜文是一個很恰當的東西了。因為它是一個很複雜而廣闊的社會，做它發掘不盡的題材，而且由於它的篇幅的簡短，體裁的自由，更容易在報章雜誌上找地位。有更多的機會去針對着目前的現實，去進行針灸或利刃的責任。

魯迅是一名健將，他已經很好的使用過他的武器，去進攻，去突擊過。雖然，他沒有一下子就取得虎狼的心臟；但是，在那時的污濁世界上，他已經使濃蔽的歷史途程粗糙的重開了。他戳穿了所謂紳士，道德家及污濁社會的假面具，使他們膝下露出了馬蹄；使社會暴露出病態來。

雜文作者並不是一個衝鋒陷陣的勇士，他不過是一個舊社會的叛徒而已。他得注意從四方八面射來的槍彈和暗箭。在這個污濁的社會上，他們固然為了真理，不會賣貴生命；但是也得珍惜生命；去追求他自己及人民大眾的理想，和爭回人民大眾被污辱及損害的權利和享受。作者得珍惜他們的生命中每一份熱力，為了能使自己的理想廣續下去，為了多數苦難的人民，不能隨便提高聲音，使絃線緊斷！把這一個生命和精力，去作更有意義的鬥爭！

所以，想從事雜文的戰士，不妨轉一個彎子，用一副諷諷的面孔，用嚴肅的字粒，在這不如意的現實外套尾端，點上火星；用鋒利的針尖，在刻毒者怒放的心瓣上，刺入去。

諷諷，並不是對現實豎上白旗，這是一個對社會極端愛憎的人，得不到正當的發洩，而穿上諷諷外衣的面現。作者的心房，有着強烈的憤恨和

愛護。在美臉後，正舉起他的武器，刺入社會的腐層。

作者必須有着對社會深切的了解和分析的能力，由於他在不斷的了解和分析中，他在不斷的求進步，在了解分析中堅固他的理想，加強他的愛護養成他的韌性，所以在初接觸他武器所繪下的圖樣時，我們只覺得可笑而已，但我們假如接二連三的看下去，它的內涵，實在是含着無限的血和淚，愛和恨。雖然作者用社會上很平凡的東西做題材，但是他們不是無的放矢，作者必須愛他自己生命一樣，愛護着他的武器，來發洩他對社會的認識；對社會的解剖；對社會的批判；及對社會的指導！

雜文的材料，也不是可以虛造出來的，它必須是這個社會所存在的病態。在它的內涵裡，包含了新的誕生，和舊的崩毀的；而且，也必須顯明地指出新舊時代的交替時的混爭，是必然的。

在另一方面，作者必須注意這武器的用途：不要拿這武器敲竹槓，聽錢，不要拿這武器去唱太平戲；不要拿這武器去作爛泥，更不要拿這武器去彈「楊柳岸曉風殘月」。用這武器的人，必須珍惜每一個字粒，使每一個字粒，都有它的價值，他不能用它來唱或頌，也不容許他唱或頌，想唱或頌的人，他得另找一條路。

作者，是應該最富反抗性，最不為強暴所懾服的人，他必須不怕槍箭和屠刀，他在星羅棋佈的途中，選擇了這樣一條苦痛而高尚的路，他永將不悔恨，他生活在他的理信和信仰中。

用這武器的人，也應該是最熱情的人，由於這社會不能容許他發洩感情，所以，他把熱情壓在肚子裏，然後像火一樣的噴出來，在短短的篇幅裡，要容納這豐富的感情，就需要作者能有使用上的修養，把熱烈的感情，通過文字，在每一個字粒上，都帶着強烈的愛憎。

因為它短小精悍，這個武器，在這時代中，將被每一個有良心，有熱誠，有強烈愛憎的文藝工作者所使用，來對付這個醜惡的現實。

(三)

魯迅的雜文，無疑的在中國文學史上，寫下了一個新頁。他有一個熾情的愛人類的心，去貢獻給人類；有遠大的眼光，去瞻望世紀的前端。有人曾經罵過他是領袖布的人；是政治上的工具。但是，我們得深一層的看看他的生平，他的生活態度和作品，專浮光掠影去批評人家，只顯得批評者的淺薄而已。固然世界上，並沒有絕端好的人；也不會有絕端好的人，而他也需要我們以他為偶像似的崇拜，但是，他在文壇上和舊勢力奮鬥的功績，是不能磨滅的。專門在死去的戰士身上，想用蒼蠅的口吻，去找尋爛處，這並不是文藝批評者所應該的事。他自己說過：「我沒有什麼話要說，也沒有文章要做，但有一種自害的脾氣，是有時不免要吶喊幾聲，想給人們去添些熱鬧，譬如一匹疲牛吧……張家要我耕一弓地，可以的，李家要我換一轉磨，也可以的，趙家要我站一刻，在我背上貼出廣告道：敝店備有肥牛，出售上等消毒滋養牛乳，我雖然知道自己是這樣瘦，而且又是公的，並沒有乳，但是想到他們為張羅生意起見情有可原，只是出售的不是毒藥……但倘若用得太苦了，是不行的，我還是自己覓草食，要喘氣的工夫；要專指我是某家的牛，將我關在他的牛牢內，也是不行的……如連肉都要出賣掉，那自然更不行……倘遇到上述的三不行，我就跑，索性在荒山裡……」。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他並不是食人家的飯，而說人家話的人，他不過是一個舊勢力的仇人，新社會的恩人，是一個真理的擁護者，和一個舊社會的摧毀者。雖然過去有人極力的想尋求他的根底，但所得的結果，也不過是「魯迅即周樹人」而已。

魯迅的人格是偉大的，他的眼光是遠大的，他能把歷史途徑，看成為不可腰斬的一條有系統的東西，而且他也時時刻刻看到歷史的前端。因為他是生活在苦痛的社會下的過來人，所以，他深知舊社會的苦痛，他不甘願下一代的人，還生活在舊社會的苦痛中，所以他有一個新社會的理想和憧憬。而對阻撓他理想的東西，他便無情的反抗，衝鋒。因為他憎恨那時的舊社會，所以，他時時刻刻的希望舊社會早日毀滅；為了熱愛將來的理想社會，他懷着一個熾熱的心，盡力去做一個時代的拓荒者，他不但無情的暴露現實；批判現實；而且也正確的指導了現實。

在他的集子裡，我們隨時隨地，都可看見他熱愛人羣，憎恨舊傳統，和期望新社會出現的熾情流露。而且，在那裡，我們也可以看到新舊社會交替時的一些情況，他本着他的理想，人格，把終身去貢獻真理。他文字的接觸面是廣大的，由社會、人羣、政治、文化、教育、國家、文學等都曾確切的暴露、批判和指導。在中國，他用了他的武器，去掃蕩那些阻礙歷史進化的東西，去指示人類應該走的旅程。

他是能真正懂得生活的人，所以他嚴肅的生活着，在這嚴肅的生活中，他養成強烈的愛憎和反抗性，養成了他偉大的人格，及高超的理想，而用筆來武裝自己，保衛自己的理想。向作為阻礙他們的敵人衝鋒，突擊。能嚴肅生活的人，他的眼光才遠大，理想才確定，才能在紛歧的人生途徑中，擷取一條痛苦而崇高的路，他不是一個「身在江湖，心存魏闕」的人。他以他的人格自傲；他使用良好的武器自傲；他信仰他的武器，他用他的武器去針對着醜惡的現實，永遠的給予現實，一個真面目和評價，他不庸以自己私人的愛憎，去作為竹槓，他只以他的愛憎（也是人類的愛憎）作為題材，在這題材中，我們可以看出社會整個的動態，看出社會的真面目；看出國家民族的前途；看出一個新的誕生和舊的滅亡的事實。

論詩與詩人

孔 塵

一、詩的性質

詩是文學的老根，詩開創文學，中外一例。新詩也是最早的新文學。第一本新詩集「嘗試集」在民國九年出版，但是新詩早在民國五年就產生了，新詩應該站在時代的最前面。

為了說明詩底性質，我們首先要了解詩與散文的關係，有許多人總覺得詩與散文是沒有什麼分別的，但另外也有些人覺得詩與散文還有分別的；這裏的論點一方面是沒有將詩和散文得到一個清楚的解釋，但同時也說明了詩與散文的界限性是非常參差的。其實詩底語言描寫中和詩底組織成底形式上，常常是具着散文底美和散文性，而散文底描寫的語言中也具着詩底美和詩底節奏；所以詩與散文的界限性，不在它們所用底藝術語言底分類上，——詩底語言比較散文底語言，是更富於生命底直接底語言。而是在他們表現一個作者對於現實底意欲，和對於現實底描寫的角度，以及在這藝術語言底組織所構成的形式上，（如用八行詩與自由詩底表現樣式等）才能分出它們彼此的特殊來。但這裏並不是說詩與散文在共通的創作方法上，在存着不能聯系的矛盾，因為藝術底總的創作方法是一致的——透過現實而思索與表現現實。而不是絕對界限着。這是我們可以從許多古典的史詩和敘事詩之中，看出這種詩與散文底相互地揉合底美。這正說明了詩底語言是涵蓄有散文底美，而詩是散文底昇華。所以詩絕不是與散文割絕的，而詩底藝術底語言是具有充分的散文性。這是詩底語言的第二個性質。

詩是散文底語言的昇華，它必須是語言中最富於形象性的和最洗鍊的與概括的語言。這是它直接底語言表現作者——詩人對於現實的意欲和感情，以及直接地表現現實生活底形象底真實起見，所以他不得不選取這種洗鍊的概括的直接的語言。因為詩就是用很經濟的語言來表現作者底意欲感情的方法。所以洗鍊底語言，就是將那些沒有生活感情的，不能表現形象底美的詞類沒有深度的思想底概念，沒有美底旋律底語言去掉；而擷取那最富於生活情調，富有生活形象底美強烈思想概念，諧和的旋律底洗鍊的語言，來直接地表現出作者對於現實生動的意欲，這就是詩的語言底創造意義。同時詩底語言洗鍊，和語言概括性是相統一的；越是洗鍊的語言，它對於現實的描寫和表現更富於概括性。同樣詩底概括性的語言創造，是對於現實的訴要達到最豐富的意味，這也就是詩底語言的洗鍊最重要底範疇，所以詩的藝術語言的洗鍊性和概括性，正是詩底第三個性質。

詩不僅是形象的語言的組織，或對於現實的意欲思想概念的組織——主題，它還是作者對於現實的激情以及由現實所激發的情感組織。這種情感組織，往往由作者——詩人通過表現現實底語言的抒情音調，詞句的節奏，字句的音韻和諧，以及由語言的涵義所構成的旋律，來表現作者對於

現實所激動了的被組織的感情，這是詩底語言的音樂性。也是詩底語言的第四個性質。

二、詩的組織

詩除了語言性質外，它應有它的組織。這組織不僅是語言底構成的單純意義，它正是詩的性質一個有機細密地交織；這里是顯示出詩人對現實的意欲底表達，對藝術語言創造，對現實感情的流露，這是詩創作方法的總合過程。

第一詩的主題，是作為詩人對於現實意欲達到的最大企圖。詩人應根據這主題的現實的實踐意義來處理詩的語言。所以主題的明確性現實性，應為詩人一個創作的重要課題，也是每一詩篇的藝術語言和詩的組織所要完全的重要企圖，正是顯示詩人「真、善、美」的世界觀的一領主與企圖。所以詩的組織首先要要求詩底明確性與現實性。

第二詩的形式底完整統一，這是詩的特質美的一面。詩的形式應當是在表現主題的完整性和單純性，表現的感情要有組織有起伏，表現的語言要有關聯性；以及詩的音樂性的節奏旋律的諧合；詩的段落要完整和相互的銜接溶匯；這些都是要求詩的組織形式的完整性和統一性。

第三詩的表現形象要真實性，這一方面是在詩所表現的現實的真實，詩的感情底真實，詩底語言表現生活形象的真實。在詩人表現他對現實的感情時候，他要選取現實真實的生活形象；以真實的形象的語言來表現這現實生活形象的真實。所以詩的主題的真實性，和詩底語言形象性真實性是相統一的。而詩人所處理的形象真實性，也要從把握現實生活的真實，和實現生活中的真實的能表達出活生生的生活形象的語言着眼。因為在真實的生活中才能產生那富於形象性的活的語言，而活的語言才能表現出生活形象真實性來，詩人只有從這里才能找到他真實的活的語言——詩。第四、詩，是將生活直接中申訴於大眾的樣式的語言。這語言的涵蘊與噴射的，應是詩人最深厚的感情與雄渾的氣魄。詩人正視現實，為廣大的現實——人類與自然的情景——所激動，使詩人的靈魂與現實的激動相交響，從詩人內心發出激越的共鳴，這樣詩人才能表達出最深厚的感情來。所以在詩的里面，不僅是詩人將他內心與現實所激動的共鳴表現出來，他同時還要將「人間」所涵蓄的深厚感情表現出來，這樣的詩才富於感情和激越性的。而這深厚的感情是組織在詩底每句直接的語言中，一首詩缺少了表現詩人和「人間」所涵蓄的深厚的感情，那、這首詩雖然是有戰鬥的概念，那只不過是標語口號，不能算是詩。

三、詩人與羣衆

詩人。他雖是人間平凡的人，但他一向是被人看作特殊的人；這一方面是由於詩人對現實的深刻地敏感，與對於現實的熱愛和積極的戰鬥，——從對於現實不合理的制度的「惡」，以至於愚蠢，污濁，萎靡，庸俗的貴族官僚市僧們的生活的「惡」，起着極大的憎恨，深惡痛絕地反抗，以求得在他的靈魂與生活不羈的解放，因而常常在這現實的不合理的「惡」中顯出他不屈服地獨特地叛逆於舊現實的生活來；這就是顯得詩人是一個特殊的人，這是詩人異於舊現實底「常人」的積極的一面。

詩人，對於現實深刻的敏感這固然需要要有正確的世界觀，與敏銳的觸類；但詩人不應當陶醉在他以為我感情為中心的世界里，他應當擺脫活生生的肉體的真實申訴，這樣他就得在生活上要羣衆化，才能接近羣衆。但這並不是要詩人改變他優良的覺醒的素質，而去順應羣衆的某種落後的生括，這只是求詩人不要給「常人」感到你的特殊，而將你推到他們生活的邊緣去，同樣詩人對人間的愛，不是在人間之上翱翔，而應當是在人間平凡而又真實地生活着。這樣詩人才不會感到人間的寒冷而得到溫暖，這點溫暖對於我們是非常重要的，這將是我們戰鬥的力的源泉，也是我們詩底源泉。所以這又是詩底創造的一個積極的道路。在這里我們詩人應當是主動在投身於羣衆之間，用我們底詩去激發羣衆，影響羣衆；激發羣衆對於人間的真、善、美的了解和諦聽，一方面也激發羣衆自身底真、善、美的崇高的希望和感情。同時也是詩人將他自己的，對於人間真、善、美的希望與感情直接傾訴於羣衆，另一方面也是將羣衆自身對於真、善、美的希望和感情傾訴，親切地直接反映到詩人所創造的詩篇里。

文學與愛情

周鋼寰

6. 愛情昇華了作家的理想

意大利名詩人但丁 (Dante Alighieri 1213—1321) 是世界上一個最重理想，最奇異，最動人的戀愛故事中的神聖英雄。

當他九歲的時候 (「光的天空」在牠底座上迴轉了九次的當兒) 邂逅了九歲芳齡的美麗女郎——貝德麗采 (Beatrice)，她與但丁同齡，那天她是穿着紅色的衣服，合身而且動人，她底帶子，和裹在她身上的別種裝飾，都和她那嬌小的年紀配了個恰好，他與她都沒有開口說過一句話，但自從那天後，愛情便主宰了他的靈魂，他說：「這個時候，我老實說，藏在心臟最深處的「生命之精靈」就起首很強烈地顫抖起來，就連很弱的脈膊里面也有了震動，並且，在顫抖中牠有這樣的聲音：「這是一個比我強的上帝，要來支配我了！」接着，住

……九年過去了，但丁在法洛林斯街上再見一次貝德麗采穿着雪白衣服同着兩個婦人同走着，他們仍默默不曾交言，但她轉眼看着這位大詩人心亂如麻的站立在的地方，因了他的默默無言的敬禮，垂加青睞，她竟使但丁覺得那時光榮之至，已見到幸福的極邊，她僅再看見貝德麗采一次，她竟始終不知道她會在這個偉大的心胸里引起深摯的熱情，這個心胸是意大利最高貴的心胸，這個熱情則熔鑄在文學上最高貴的傑作里而成爲萬世不朽，但丁的癡情真是悲慘之至又是極可笑的事！

但丁的「神曲」(La Divina Commedia) 是一部偉大高超的詩，包括善與惡的兩極進程宇宙全境的最高象徵，而但丁這部萬古不朽的一代冠冕與峰巒的傑作，就是純爲憧憬他崇高的理想愛人貝德麗采而作的！

作品的神化，須有真實的思想，而真實的思想必須產生於血淋淋的現實，要以苦痛作根基，換言之，「經過了苦痛才可以變成完善」牠必出生於黑旋風中；——用着真實的力量，像個囚徒般掙扎着衝出籠籠，這才是時代的眞正思想……但丁娶了一個貴族的女郎爲妻，她的性格常因煩惱而暴怒，遂使但丁鬱鬱不歡，更能使他感同身受地洞悉現實的慘酷不幸，鬼影重重的怪現象，而結構成「神曲」的第一部

分——「地獄」(Viferno)。描寫地獄是個大坑，分九層，罪惡愈大，住得愈低下。

鍊獄 (Purgatorio) (神曲第二部，又名「淨土」) 的「洗過山」，這就是件高貴的東西，是這時代最高貴的意象的表徵，唯有抵受得住風霜雨雪的，才配享受明媚的春光，唯有抵受得住「地獄」定性分析的才是世紀的英雄，不論人間若此，甚至愛情的獲得上也是如此，在「鍊獄」中，但丁就借愛神之化身——貝德麗采，作「淨化心靈」「超脫意志」的天使……但丁想像「鍊獄」是在露天之下的環境，於「鍊獄」的山的四周的陡坡上，有七個圈層，每一層與中世紀教會所認爲七個死罪之一相應，在較下一層是贖靈魂之罪的；在第四層，是贖靈魂並肉體之罪的；在三個最高層是贖肉體上之諸罪的，在每一層之首，都有與某種罪惡相反之某種善德的例子，且在每一層之末，都站立着一個天使，以象徵某種善。最後，但丁與他的領導者經過了淨土的最後一層，便進了「地上的天堂」(Earthly Paradise) 在這個地方之末，但丁看見貝德麗采坐在車上，身上穿着紅的白的綠的神秘之色的衣，頭戴着橄欖葉的圓環，——智慧與和平的象徵——放下白如雪的面紗，四周有一百餘的天使圍繞着，唱着歌，散着花朵，她下來，委琪爾(亞

壇文

鹿)便消失不見了,他是復回到他出來的林拔(Limbo)的陰鬱的住所去了。

美麗絕倫的貝德麗對但丁的一瞥青睞,是愛情的莫大奇蹟,昇華了但丁的理想,構成了但丁的永生理想,爲了他這「回眸一笑百媚生」,但丁把她是他傾一身情感之力所眷戀着的人,時時的給她作遙遠理想之往來。英嘉萊爾讀但丁的情感,始終是世界上最可比並的東西,這可以算是一種溫柔,一種顫抖着,懸盼着,憐憫着的愛;正像依奧利亞(Aeolia)的琴,柔和,柔和,正像嬰孩稚嫩的心願——卻也是那嚴肅的,愁苦結成的心願!他那種向着貝德麗采的懸盼;後來他們在「天國」裏會面時的情形,他望着她純潔而變象的眼睛,她早就給死所洗淨的她,遠遠地離開他的她——凡這一切,彷彿是天使的歌聲,是最純潔的感傷吐露,或許是出自人類靈魂中最純潔的東西!

但丁隨了貝德麗采到了「天堂」(Paradise)(神曲第三部)這里是「神曲」中最光榮最理想的存在,她牽引了但丁,走過九天,他們到了不動而固定的天,名爲「火天」(Empyrean)的,那七層較低的天,名月、日、及行星等爲名,第八天則以恆星爲名,所有這八層的天,在地上都可以見到,在他們之上的第九天,或「晶天」,這個天與牠的運動,指導其他諸天的每日的行動。自然界都發生於此,時與動俱發源于此;所有世界上的所受的牠的影響,亦俱發動于此,在此天之上——幻像的平點——乃是那無限無動的神經之愛的海,(Sea of Divine Love)上帝在那裏祝福聖者們與天使們。

但丁佔有了無盡期間世界上卓異的天才,但丁的「神曲」(The Divine Comedy)像一顆明淨的星星般懸在穹蒼中閃耀着,讓時代的偉大高潔者從那裏自取光明,然而我們不能忘記,但丁爲愛情而寫神曲,在「神曲」里他由「鍊獄」遊遊「天堂」,亦是憑藉愛人貝德麗采的牽引,這表示最高貴的愛人,就是「希望」的象徵,——這希望如旭日之初昇,朝陽之鳴鳳,這永生的「希望」,即算伴着重重的憂愁苦痛,也是永不消泯,「魔怪與奸邪的黑暗區域已踏在腳底下,一縷柔和地懺悔的微暉,冉冉上昇,直達「慈悲的寶座」……」

愛情能感化作家粗浮惡劣的感情使它變成純潔崇高的理想。誰能從仕女們底髮光中尋出她底倩影,不待誰便能算是有無限的幸運,福分,可是能伴着她的女伴,那般小姐,夫人,更是應當,應當真正地感謝天恩。因爲她那天姿國色中帶着有寬大,高尚,使接近她底女伴不會生嫉忌的心腸,並且她還能使她們隨着她們前往,向上,使她們信仰,熱愛,更能風雅大方,她走到處人人都變成了無嗔無怨,但她不僅僅使本身能夠網羅,纏綿,還使她底同伴也一樣顯出美德謙謙。她底行動無處不表示着高貴風度,誰能不把她底容貌在記憶中保留,能使不能,不能享受一點愛情的溫柔。(見但丁「新生」)當貝德麗采死去後,但丁無時不思念着她

,在他的心目中,她不是人間之奇花,在天國她亦是普照天堂的浩光:——

「我知道我底淑女,所有的優雅美質,在離開我們後便成了奪人的神輝,她底神輝竟使天上也增加了榮耀,愛情底火光也使天使們心神動搖,天使們超塵的明智也竟失了安靜,對這絕世的美人,也只有發怔,吃驚:」
「我心中的嘆息忽然飛躍向上,直達到那眼界以外的寬廣無限的遠方,這嘆息是新的睿智,由愛情用眼淚培養,又由「愛情」這樣送牠到最高處翱翔,愛情命令牠停止在一個所在,牠看見了一位聖女被重重的光榮包圍,那聖女,她照耀着四方那種神仙的光彩,使得我朝天的遊魂急忙注視,禮拜!」
(見但丁「新生」)

大詩人歌德與嬌小玲瓏的劉憲佐小姐的戀愛,却把他的理想,升騰至天上的玉殿!
「這個嬌艷的形體……少年時代最寶貴的東西,而今在將我的眼光欺迷,存在深心中的,最早的寶貝,如今都一起湧起,使我回憶奧羅拉的戀愛,輕快的歡喜,這就是總迅速的可以感知,而幾乎不能理解的,

壇 文

最初的一瞥，
我將它捉住，

它是比任何寶物，
都更燦爛的東西！

這個幽雅的形象，
和靈芝一般地增長，

它並不消散，而向空中上升，
把我心中最好的東西，

也一同帶住。(見歌德：「浮士德」詩劇)

唐玄宗絕望中幻化楊太真(貴妃)死後所

居的仙境，要不是因他與貴妃恩愛太深，哀悼

太切；怎能想像得那樣逼真動人？又怎能展開

這樣美滿的理想圖形？

「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間，樓閣玲瓏五雲起，其間綽約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兩眉花貌參差是，金闕西廂叩玉扃，轉教小玉報雙成，聞道漢家天子使，九華帳里夢魂驚，攬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銀屏迤邐開，雲鬢半偏新睡覺，花冠不整下堂來，風吹仙袂飄飄舉，猶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淚瀾干，梨花一枝春帶雨。含情凝睇謝君王，一別音容兩渺茫，昭陽殿里恩愛絕，蓬萊宮中日月長，同頭下望人寰處，不見長安見塵霧。」(見白居易：「長恨歌」)

屈原的高足宋玉(楚國，西曆前二九〇？——二二二年?)創造出來的「神女」，不特是理想的美，而且保有真善的理想，只有這樣若即若離而入高不可攀的愛人，才能把作家的理想超越乎最高的仙境：——

「其狀峨峨，何可極言，貌豐盈以莊姝兮，苞溫潤之玉顏。眸子炯其朗兮，瞭多美而可觀。眉聯娟似蟬揚兮，朱唇的其若丹，素質幹之醴質兮，志解泰而體閑，既婉孌於幽靜兮，又婆娑乎人間。宜高殿以廣意兮，冀放縱而綽寬，動霧縠以徐步兮，拂墀聲之珊珊，望余帷而延視兮，若流波之將瀾，奮長袖以正襟兮，立躑躅而不安。澹清靜其情憺兮，性沉詳而不煩；時容與微動兮，志未可乎得原；意似近而既遠兮，若將來而復旋。」

「此郊之姝，華色含光，體美容冶，不待飾容，臣觀其麗者，因稱詩曰：遵大路兮攬子祛，贈以芳華辭其妙，於是處子悅若有望而不來，忽若有來而不見，意帶體疏，俯仰異觀，含喜微笑，窈視流盼，復稱詩曰：寤春風兮發鮮榮，契齋俟兮惠音聲，贊我如此兮，不如所生，因遷延而辭避蓋徒以微辭相感動，精神相依憑，自欲其頤，心願其義；揚詩守禮，終不過差，故足稱也。」(見宋玉：「神女賦」)

7. 愛情結晶了作家的作品

世界文學名著大半是洋溢愛情的作品，像莎士比亞的「羅蜜歐與朱麗葉」、「如願」、「泰納斯與阿東尼」，左拉的「娜娜」，小仲馬的「茶花女」，托爾斯泰的「復活」、「安娜，卡列尼娜」，屠格涅夫的「初戀」、「春潮」、「前夜」，莫泊桑的「蠅子姑娘」、「羊脂球」，福羅貝爾的「波華諾夫人」，普式庚的「歌根，奧尼金」，古爾蒙(法)的「處女郎心」，斯德林堡的「愛情與麵包」，法朗士的「紅百合」、「泰綺思」，歌德的「浮士德」、「少年維特

之煩惱」、「赫爾曼和苔絲」，海涅的「夜鶯」、「玫瑰與紫羅蘭」，席勒(德)的「華倫斯太」，但丁的「新生」，拜倫的「堂·璣」……差不多每段每句都跳動着愛情的波流！

中國的舊小說像「紅樓夢」、「曹雪芹」、「西廂記」、「金瓶梅」、「花月痕」、「魏子安」、「品花寶鑑」(陳少逸)、「鏡花緣」(李汝珍)、「海上花列傳」(韓子雲)、「新鴻雁雁記」(蘇曼殊)、「今古奇觀」、「孽子海花」(曾樸)、「燕山外史」(陳球著)、「好逑傳」、「玉嬌李」、「隔簾花影」、「青樓夢」……彈詞像「天雨花」、「珍珠塔」、「三笑姻緣」、「玉蜻蜓」、「筆生花」、「再生緣」、「鳳凰山」……新文藝像「愛情三部曲」、「家」、「春」、「秋」、「秋天的春天」、「春天里的秋天」、「死去的太陽」(巴金)、「沉淪」、「迷羊」、「鷄肋集」、「寒灰集」、「(都達夫)」、「虹」、「蝕」、「多角關係」、「茅盾」、「三個叛逆的女性」、「孔雀胆」、「棠棣之花」(郭沫若)、「戎馬戀」、「春暖花開的時候」、「重逢」(姚雪垠)、「風砂之戀」(碧野)、「衝出雲團的月亮」(蔣光慈)、「雲海潮汐」(盧隱)、「秋聲賦」、「咖啡店的一夜」(田漢)、「鐵苗」(熊佛西)、「戰地鴛鴦」(歐陽予倩)、「雷雨」(曹禺)、「草葉集」(丁玲)、「此恨綿綿」(趙清閣)、「遙遠的愛」(郁茹)、「兩代的愛」(巴人)、「火把」(艾青)、「感情的野馬」(臧克家)、「劫後桃花」(洪深)……亦盡是以愛情作主題而描寫着的！

元、明、清三代的「散曲」、「雜劇」，也大半是與愛情相關涉的，皎皎者如關漢卿(「

壇 文

「半兒」的「題情」，「沉醉東風」的「離情」，「大德歌」的「秋思」，「新水令」的「寫男女之情」王實甫，「一山坡羊春睡」，「堯民歌別情」商挺，「潘妃曲」十九首，「直學」，「梧葉兒」，「小挑紅」，「落梅花」，送別珠簾秀」，「喬吉，鄭德輝，周德清，……等或作風婉美，情極艷膩；或風流調笑，深得嬌韻；或俊語如珠，闔情傳神！尤具特色者為徐再思（甜齋），他作風包含着凄婉，華美，艷麗諸優點，每首小令都是艷情之作！嬌媚可喜者：「平生不會相思，才會相思，便害相思。身似浮雲，心如飛絮，氣若遊絲。空一縷餘香在此，盼千金遊子何之？」候候來時，正是何時。燈半昏時，月半明時！」（徐再思：「蟾宮曲春情」）至盛行的雜劇傳奇，如「寶蟾冤」（關漢卿）「漢宮秋」（馬致遠）「梧桐雨」（白樸）「倩女離魂」（梅香）（鄭光祖）「西廂記」（王實甫）「金錢記」（揚州）「玉簫女」（喬夢符）「琵琶記」（高明）「桃花扇」（孔尚任）「牡丹亭」（湯顯祖）「燕子箋」（阮大鍼）「長生殿」（洪昇）「荆釵記」（朱權）「白兔記」（無名氏）「拜月亭」（施惠）「殺狗記」（徐崑）……所有離奇曲折的人情世態，更是全部愛情的穿插，愛情波浪的起伏。

李煜，晏殊，晏幾道，牛峯，薛昭蘊，李璟，吳文英，張炎，張炎，萬俟詠，晁端禮，田為蔣捷，秦觀，賀方回，高觀國……等詞家寫來固窮極艷冶，嬌艷欲滴；而以「風節自持」「護道自命」的宋代古文大家——歐陽修的詞，也揭破了這夢先生的「冷酷」「呆板」的虛偽臉孔，赤裸裸地表現出愛情的浪漫艷冶行為：「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畫，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今年元夜時，月與燈依舊，不見去年人，淚濕春衫袖」（「生查子」人誤為朱淑真作）「柳外輕雷池上雨，雨聲滴碎荷聲，小樓西角斷虹月，欄干初倚處，遙見月華生。燕子飛飛書牋，玉鈎垂下簾旌，涼波不動水紋平，水晶雙枕，傍有飛釵橫」（「臨江仙」歐陽修本來為過「風流事業」鬧得「滿成風雨」據說：他曾戀愛過女郎，且看他的艷詞：「更問假如事邊成後，亂了雲鬢，被娘猜破？我且歸家，你而今休呵。更爲娘行，有些針線，誰未曾收囉……」（「醉蓬萊」寫相思的詞：「空淚滴，真珠暗落。又被誰，運霄留著？不曉高天甚意，既付於風流，却恁情薄。細把身心自解，只與獨拚却，又及至，見來了，怎生教人惡」（「看花回」他描寫女人的詞更其富有生意，毫無拘束：「剗機重來，半鞦烏雲金鳳釵。行笑行連抱得，相挨，一向嬌癡不下懷」（「南鄉子」）

宋代女詞人李清照（易安）：「漱玉詞」全部是她愛情生活與波作浪之寫照，毫無顧忌地宣洩她一往情深的熱烈情緒。她生長在貴族家庭，（父親李格非是有名的文人，母親是狀元王振辰的孫女）本身既是大家閨秀，必然有着少女的嬌羞：「蹴罷千秋，起來慵整纖纖手，露濃花瘦，薄汗輕衣透。見有人來，攆刻金釵溜；和羞走，倚門回首，却把青梅嗅」（「點絳脣」）

李清照新婚時，（她嫁給同有文學嗜好的大學生趙明誠）情意相投，生活美滿，這時的作品寫來綽約輕倩，嫵媚風流：「賣花担上，買得一枝春欲放，淚點輕勻，猶形霞曉露痕。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雲鬢斜簪，徒要教郎比並肩」（「減字木蘭花」）「繡幕芙蓉一笑開，斜偎寶鴨懶香腮，眼波才動被人猜。一面風情深有韻，半箋嬌恨寄幽懷，月移花影約重來」（「浣溪沙」）

好景不常存，好花不常開，易安女士（清照）結婚未久，趙明誠即負笈遠游，易安殊不忍別，覓錦帕書「一剪梅」以送之：「紅藕香殘玉簫秋，輕解羅裳，獨上蘭舟，雲中誰寄錦書來？雁字回時，月滿西樓。花自飄零水自流，一種相思，兩處閒愁，此種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却上心頭！」

自明誠遠別後，空闕獨守，易安鬱鬱不樂，彌設洄溯，相思與時俱增，於是使以重陽「醉花陰」詞函致明誠：「簾幕濃雲愁未盡，瑞璫鎖金獸，佳節又重陽，玉枕紗廚，半夜涼初透，東籬把酒黃昏後，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銷魂，堪憐西風，人似黃花瘦！」明誠看了，自愧弗逮！

李清照萬分癡情，下面三首詞寫她離愁別緒委實濃厚：——

壇 文

「寂寞深閨，柔腸，柔腸一寸愁千縷，惜春春去，幾點催花雨。偏倚闌干，總是無情緒，人何處？連天芳草，望斷歸來路！」（點絳脣）「窗前種得芭蕉樹，陰滿中庭；陰滿中庭，葉葉心心舒卷有餘清。傷心枕上三更雪，點滴淒涼；點滴淒涼，愁損離人不慣起來聽！」（添字采桑子）「暖雨和風動破疎，柳潤梅輕已動春心動，酒意詩情誰與共，淚融殘粉花細重。乍試夾衣金縷，山枕欹斜損釵頭鳳，獨抱濃愁無好夢，夜闌猶剪燈花弄。」（蝶戀花）

易安暮年家散人亡，愛人明誠與世長辭，後來她改嫁張汝舟（見「苕溪漁隱叢話」）「雲鬢漫鈔」夫妻不睦，易安有「狼以桑榆晚景，配此麒麟下材」之憤語，下面幾首詞字字血淚，令人悽愴欲絕：——

「……感身吟風多少事，如今老去無成，誰憐憔悴更彫零？試燈無意思，踏雪沒心情！」（臨江仙）「簾外五更風，吹夢無踪，霜樓重上與誰同？記得玉釵斜撥火，寶篆成空。回首紫金峯，雨潤烟濃，一江春浪醉醒中，留得羅襟前日淚，彈與征鴻。」（浪淘沙）「風佳塵香花已盡，日晚倦梳頭，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聞說雙溪春尚好，也擬泛輕舟；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武陵春）

清照的長調，尤為悽惻纏綿，神鬼為之泣：——

「香冷金猊，被翻紅浪，起來慵自梳頭，任寶奩塵滿，日上簾鉤，生怕離懷別苦，多少事欲說還休，新來瘦，非關病酒，不是悲秋。」

，休休！這回去也，千萬遍陽關也得難留，念武陵人遠，烟鎖秦樓，惟有樓前流水，應念我終日凝眸，凝眸處，從今又添一段新愁！」（見「鳳凰台上憶吹簫」）

朱淑貞（易安後的一個女流大詞家）因境遇悲慘，嫁了一個醜惡的壞丈夫，終生不歡，在「長的痛苦中消磨她的大好青春，她的唯一作品「斷腸詞」，每首盡是悵鬱飲泣，悽清悲愴的絕望嘆息！

「桃紅柳綠的大好春光中，她觸景生情，顧影自傷，未免有「無可奈何花落去」之感：「春已半，觸目此情無限，十二闌干閒倚遍，愁來天不管，好是風和日暖，輸與鶯鶯燕燕，滿院落花簾不捲，斷腸芳草遠！」（調金門）「獨行獨坐，獨唱獨酬還獨臥，佇立傷神，無奈輕寒著摸人！此情誰見？淚洗殘妝無一半，愁痛相仍，別盡寒燈夢不成！」（減字木蘭花）「玉體金釵不樣嬌，背燈初解繡裙腰，裊裊枕冷夜香銷，深院重關春寂寂，落花和雨夜迢迢，恨情和夢更無聊？」（浣溪沙）

風雪交加的嚴冬，她以寒梅自比，充份表現她的冷寞淒清，「濕雲不渡溪橋冷，嫩寒初透雙鉤影，橋上水聲長，一枝和雪香。人憐花似舊，花不如人瘦，獨倚下橫干，夜深花正寒。」（菩薩蠻）「竹里一枝梅，映帶林逾靜，雨後清奇畫不成，淺水橫疏影，吹徹小單于，心事思量省，拂拂風前度暗香，月色侵花冷。」（卜算子咏梅）

慢性自殺的苦海里，她思念她的遠道情人寫詞時聲淚俱下：「斜風細雨作春寒，對尊前」

憶前歡，曾把梨花寂寞淚闌干，芳草斷烟南浦路，和淚看青山。昨宵結得夢青緣，水雲間，悄無言，爭奈醒來愁恨又依然，展轉衾裯空懊惱，天易見見伊難。」（江城子）「年年玉鏡台梅，花宮粧困今歲，未還家，怕見江南信。酒從別後疎，淚向愁中盡，遙想楚雲深，人遠天涯近。」（生查子）

朱淑貞雲深鎖朱樓，悶怨恨愁，如火益熾，如水益深：「……玉減翠裙交，病怯羅衣薄，不忍捲簾看，寂寞梨花落。」（生查子）「秋聲乍起梧桐落，蛩吟唧唧添蕭索，耿耿背燈眠，月和殘夢圓。起來鈎翠箔，何處寒砧獨倚小闌干，信人風露寒。」（菩薩蠻）

晚唐象徵詩人李商隱？他的典麗詞句充滿誘惑性，神祕性，而又最令人難以索解，摸不着頭腦，像「錦瑟」一篇：——

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李商隱的詩簡直是個「謎」（連題目也是「無題」）難倒了不少詩人，解者紛紛，終無是處。所以元好問有「只恨無人作鄭箋」之嘆。而王士禛也說：「一篇錦瑟解人難」但聽說李商隱的戀愛故事非常偏頗神奇，他所戀者不是大家閨秀，偏偏是廟庭寺觀里的尼姑及女修道士，假如你瞭解他奧妙的戀愛背景，對於他晦澀的詩篇，離奇的典故，也就可迎刃而解了！

與白居易齊名的社會詩人元稹，他總討厭

在陳

慧然

「夫子，簡直不成世界了，你聽：這些不管人民疾苦，只顧吮吸民膏民脂的豺狼們，正花天酒地，管弦喧天，尤其夾雜着那群齊國來的無恥的狐狸精的歌聲，和那鋼皮鞋的舞步聲：真使人冒火的，像這樣漫長的夜，我們是會窒息的！」仲子路側着耳，很憤慨的捧着孔子的袖說。

「是啊！我們看不慣也受不了，我們都是有良心，有血氣的人呀！」衆弟子們也同聲附和。

壇文

「唉，唉！孔子很是傷神地搖頭……」

「同時，」子路沒有讓夫子說話，便接着說：「那季桓子爲了要提高和鞏固他私人的統治地位，他可在定公跟前詭陷我們是叛逆的。」

「什麼！叛逆？」

「是的，叛逆。他們怕你會得民心，所以給你這樣難堪的罪狀；」

「我們講禮、義、廉、恥、的學者，也會給人中傷的！」黃豆大的燈光下，夫子鐵板的臉是急得有點難看了。

「哼！那就難說，這個世界。」子路乾脆的說。……靜寂，頓時佔有了他們的周遭。

「對這這惡魔，我們只有幹；只有鬥爭，」孔子突然堅定地，興奮地打破了沉寂，接着說：「公理在人心，我們應深入民間，宣揚我們的學說去！到大衆知禮識義的時候，人人便會認識豺狼，怎樣合力打豺狼……。」

就是這樣，他馬上收拾了行囊，叫弟子們挑了書担，星夜起程周遊列國去。

因爲他們來頭大，依護他們的民衆又多，每到一處地方，使當地的寡頭們如坐針席。

這天，他們到了陳國境地，這消息，真震撼了他們全境，因爲他們意識到：這一行人的人來，會影響甚至推翻他們的統治，所以他們徵日縝密的會商策應辦法，終于，決定利用匡人的矛盾，指孔子是楊虎，唆使匡人夜間施行圍攻，一方還宣稱他們是好細，是騙子。

暴力壓來了，可憐書生們手無縛雞之力，把孔先生急得不知所措，還是幸得子路有點拳脚，起而護衛，解此危厄，整整走了一夜，離開了險境，才透了口氣，欣慶兩世爲人，隨覺肚也餓了，便叫弟子們休息進飯。他老這一晚的行程，是走得相當疲倦，顧不得晚餐，斜靠在路旁的樹幹上休息，假寐。

「夫子，沒有米了。」一個值日弟子走來報告。

「向鄉人借吧！」孔子懶洋洋的。

從上家到下家，家家都憎恨他們這批楊虎的一黨，一粒米也沒有借給，師徒們眼望着瓦鍋裏的水空自沸騰，面面相覷的長歎！

「走！換着飢，堅定地走我們的路。」孔子站起來說。

大家只好勒緊褲帶，挑了書担，向着隣境進發，一路上，渴了，飲水！飢極，也飲水！

「嘲風雪，弄花草」，作詩均抱着「救濟人病，裨補時國」的崇高理想，但他哀悼亡妻之詩，居然有一卷之多，寫得最慘絕動人者爲「遣悲懷」三首：——

「謝公最小偏憐女，嫁與黔婁百事乖；顧我無衣搜復篋，泥他沽酒撥金釵。野蔬充膳甘長筮，寒葉添薪仰古槐；今日俸錢過十萬，與君營後復營前。」

「昔日戲言身後意，今朝皆到眼前來；衣裳已施行看盡，針線猶存未忍開。尚想舊情憐婢僕，也曾因夢送錢財；誠知此恨人人有，貧賤夫妻百事哀。」

「閑坐悲君亦自悲，百年都是幾多時；鄧攸無子尋知命，潘岳無兒始費詞。同穴窅冥何所望？他生緣會更難期；唯將終夜長開眼，報答平生未展眉。」

由此可知一個偉大的詩人，他不特有着崇高的「人親愛」，在愛情上的熱度，亦要比任何「高深」「強烈」的！

納蘭成德（號容若）是清代的大詞人，清初的貴胄公子，他娶了漂亮的嬌妻盧氏（是當時兩廣總督兵部尚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與祖的女兒）夫妻感情甚和洽，等到勞燕分飛，各天一方時，在蕭瑟的旅舍他寫下了「悼清哀婉」

「餘音嫋嫋」的詞：——

「一生一代一雙人，爭教兩處銷魂。相思相望不相親，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多情自古原多病，」

「多情自古原多病，」

「多情自古原多病，」

再挨了一天。

「唉！夫子，走不動了，再沒有飯吃，可要斷腸了！」一個較孱弱的學生哀求似的。

「是的，我們都確實不能支撐了，雖還沒有離開陳境，想或可以求乞到一點糧食充飢的，同時天又將黑了。」大家異口同聲的要求。

夫子原是上了年紀，況平常營養不足，所以就沒有異議，找地方歇了下來。

「子路，你健壯點，試再限居民借糧去，千祈得說明我們是學者，不是楊虎，更不是奸細。」孔子有氣無力的囑咐。

子路奉命拿了米袋，走了十幾家都撲了空，最後才跟一位老年的紳士進說辭：「我們都是學者，那位給人誤認楊虎的先生，他便是我們的師尊，當代的聖人孔夫子。」

「啊！孔夫聖人！久仰了，您，您已是他的高足，可識字嗎？」那紳士問。

「唔，唔！」子路慢吞吞的答：「什麼字呢？已是仲尼弟子，那有不識字的！」

「好，」紳士指着案上的一個現成的「真」字問道：「這是什麼字？老漢考你一考，認對了給你五斗米；要是不對，你給我滾……」

「那是「真」字，是真實無假的「真」字。」子路抖起了精神，臉上畫着幾絲的微笑，很快說完，隨着便想把米袋拿過去。

「唔！滾蛋。」那紳士竟不由分說，把他推出門外，返身掩住了門。

子路莫明其妙的，雙目發愣，很失意地回去，嗚嗚地把手容易獲到了主顧，而主人又要考試給推了出來……說了一遍。

「噓，噓……」大家沒有氣力的笑聲，使子路面上泛起了朵朵的晚霞：

「已如此，會參：你同去走一遭，快去快回。」

子路帶着，後面，好奇的同學們也跟隨着，只有顏子毫不關心地休息。那紳士見到他們便問：

「回來又怎樣？」

「老丈，我們還是來借米求教的。」

「好，還是剛才那隻字。」

「這是真理的「真」字。」

「唔，什麼？什麼叫「真理」？滾吧！」紳士手一揮又下逐客令。

大家啼笑皆非的，回去請示夫子，孔子只得強打精神，親身領了全體門人前往，躬身施禮畢，便氣息微弱但却很果斷的說：

「這還是……」

「是直八字！」顏子奪口而出。

「什麼？」孔子急回頭對着顏子：「你們五斗米吧！」

「噢，噢：對了，對了！哈，哈，周濟你們五斗米吧！」

大家不覺憤然，子路却按不住心頭火，輕鄙地質問：

「你是不是騙子？願不願良心！」

「現在，到這田地，權作「直八」字吧，可萬不能認「真」了，你要曉得，認了「真」，可就挨餓呀！有米就得了，何必管他這末多婆多媽做什麼？」顏子很得意的說。

「顏淵！你餓迷了心！胡說，放屁！」孔子

清鏡憐清影，……

彩雲易向秋風散，

燕子憐長嘆：

幾翻離合總無因……（虞美人）

誰料迷夢驚破，不久嬌姿魂歸地府，于是在他的跟前遮了一層黑漆的幕布，在他的精神刻了一條永久的傷痕。他所寫下悲涼欲絕的詞，真是字字血淚，不忍卒讀：——

「近來無端傷心事，誰與話長更！從教分付，綠窗紅淚，早解初驚。

當時領略，而今遠送，總負多情，忽疑君到，漆燈風颯，癡數春星」（青衫濕·悼亡）

「……生來小胆怯空房；到而今獨伴梨花影，冷冥冥儘意淒涼！願指魂兮識路，夢尋夢也同歸；咫尺玉鈞斜路，一般消受，蓬草斜陽……

怕幽泉，永為我神傷！

道書生薄命官將息，再休耽怨粉愁香；料得重圓靈誓，難禁寸裂愁腸」（青衫濕自度腔）

納蘭成德的情感比李後主還濃厚，他徹頭徹尾是描寫愛情的聖手，而他的作品「納蘭救興」可說是一部典型的「情結品」！

（下期續完）

子的鐵板的臉黑得更難看，聲音是有點嘶。

「無論如何這都是真理的「真」字，我們可不能為五斗米掩護了「真」不認「真」啊！」

子路和衆弟子齊聲高呼着。

甘地之死

區無恙

幾顆火紅的子彈，
穿過火紅的心腸，
你舉手加額，
觸怒了牠。

這時，
天地肅穆地，
讓聖者的鮮血，
向全世界放射他的光芒。

我問問你們：
看，
聖者倒下去了！
你，
人類的野獸呀！
將如何跋扈而橫行？

全印度的人民，
全世界的人民，
你們那顆善良的心，
受鮮血的光芒照耀得更加明亮；
還是受了槍聲的威嚇而攪抖？

琴的哀祭

白芒

這是多麼可怕的時刻——
我激動得全身抖顫，
從「冷酷的」苔蘚上滑溜，
慣在「無情的」荒岩上，
把你摔碎了！

當我緊緊地抱着你，
我是多麼瘋狂！
我幻想：
帶你爬上那夢戀的
富有詩意的高岡；
去聽低沉的海嘯，
去看初出的朝陽，……

當我緊緊地抱着你，
我是多麼瘋狂！
我幻想：
坐下一片綠茵，
熱情地吻你千遍；
而後悄悄地
把我深心的樂歌，
譜上你和諧的節韻……

然而，
我摯愛的琴，
我太激動了，

瘋狂交織着幻想！
道途是如此滑溜呀，
苔蘚是如此滑溜呀，
我跌倒無情的荒岩上，
把你毀了；
把自己挫傷！

我摯愛的琴，
我夢想我們的歌聲，
泛着偉大的真情，
去溫暖苦難者的心；
而如今，
只有我嘶啞的啼哭！

我摯愛的琴，
我要小心地拾起
你的破片與斷絛；
奮力躍下危崖，
同葬這荒涼的海濱……

我只有這樣吧，
我摯愛的琴？
勇敢地把我的生命，
來做你祭壇的犧牲！

可是，
我摯愛的琴，
張開你靈魂的眼吧，
你瞧：
朝陽是多麼明麗，
海波泛起一片銀光；
而霞彩，
興奮得兩頰通紅；
就是路旁的小草，
也打扮得珠光閃閃，……

這一切，
是生之召喚呀，
是生之誘惑呀，
在向我招手！

這一切，
也彷彿在微笑——
笑愛情的虛幻，
笑悲傷的愚蠢；
笑脆弱的消亡，
笑穩健的新生！……

哦，
我摯愛的琴，
我抖顫了，
我跪下了，
告訴我吧：
這是怎麼一會事？

哦，
我摯愛的琴，
「毀了的永遠是毀了，
創傷的還可望健全！」
我只有鮮血與熱淚，

給你做最後的禮贈！

永別了，
我摯愛的琴，
你隨海波去漂流
你向平原去漂流，……

給不幸的人們

良知

但是，
我摯愛的琴，
我永不會把你忘記，
你真純而高貴的靈魂呀，
來聽我吹起一支簫笛……
一九四七、六、十、廣州

(一) 給田野的孩子

孩子
幹嗎這末沈默
是誰會使你難堪嗎

怎麼啦

眼角掛着一串無聲的淚珠
啊……

還有奔跑的血在流
是誰

搶了你的東西還咬痛了你的靈魂
是他？還是他？

……

啊，啊……
你可是跌昏了
而我，卻都不明白

幹嗎這末沈默

孩子
去呀，投一個星

向真理起訴

賠償，懲兇
你不是要這份真理的判決嗎

(二) 尼姑

在浮沉的人海
喪失了青春的女人
便是一條多餘的生命

那末，誰願意

把青春之門關閉
讓生命底生命白白墜死

於是，你雖把生命和綁索

而，青春之門
却故意虛掩

流傳的話裏
就有了尼姑養和尙的傳誦

要不是，你有沒有

肉色的心，肉色的腿，肉色的乳堆
晚上，有沒有

擁着一條被在沈醉

(三) 給盲歌者

小鳥的歌唱原是在早晨的
為什麼你却歌唱在夜間

人們的歌唱原是用歡愉的調子的
為什麼你却老用嘶裂的聲喉

我是明白了

可不是
你要用你的悲哀去替人們找來快

樂
在你的天地裏原是有早晨和黑

夜的

但是

我要調照你一聲
假使現在已是早晨了

你可不能再悲哀的調子唱歌的
小鳥不是都在向着東邊歌唱嗎

那得加入牠們的隊伍
一起去迎接真理的太陽

那時候你得快樂一些

那時候你得拆下
那架在鼻樑上的黑色鏡片

因為，那時候
你已解除了靈魂幽隱的痛苦

你已不再要它給你掩飾生命的痛
楚了

准抒情兩章

郁芬

揮中

是的，今天我就走。
船載着我，我載着一顆海客的心

收拾起生活風砂，所折斷簫笛；
因為和着海的韻律，有銅號在太

陽下閃光。
不用別人施捨情感，不用你依依

彈一鵝痴戀
只願離燕肯展開翅膀經得起風砂

向發霉的日子，向發霉的鄉土
船舷上我揮巾，像一匹海鷗在手

上飛起。

辭別

當樹木開始多添一層年輪
河川解凍，我的帆啟碇

本想向你投辭柬，接你一份祝福
而償於漂泊的生命歷程上

應不應讓年青的心給驟上凌亂的
足印呢？

別怨我忘却拉响你的門鈴，只願
海船的汽笛

收到這短章時，我已跨過東海
就願你為我述說第一朵迎春花怎

樣綻放

妙福寺

羅 昔

日日夜夜，妙福寺的鑼鼓鐘磬，一聲聲都在香烟繚繞中伴着窗外瀑布的嗚咽；一天，一天，一年，二年……

山連着山，山又包圍着山，妙福寺蹲在這個峽谷里，宛如一個水泡擲在山之浪濤間。屋角是終年積極的瀑布，前面是一條永不疲倦的山溪。一顆彎腰突肚的蒼松在山邊喃喃地唱着砂啞的歌，一面俯瞰着流水在溪中正對着阻路的怪石發出潺潺的詛咒。幾株桃樹在溪岸上迎風擺舞着。頭上，僅有一塊狹長的天，時常飛來幾朵聲啞的雲層，偷窺着佛殿上那盞不搖不閃的長明燈。

提起妙福寺，令人神往，也使我愕然。族人慣於留戀芒鞋和手杖，那是因為這二個伴侶曾與族人共過禍福，經過風塵；女人專情於絹帕，都是爲了絹帕和她的眼淚有過密切的交情；武士之愛劍愛馬，原也不是偶露；我之不忘妙福寺，雖然也有類似這些感情夾雜其間，但又似乎不盡這幾種因緣。因此，我回到故鄉，對於妙福寺便總不會忘情。

三十一年秋天，烽火燃遍大陸的時候，從浙贛路前綫，帶着滿身的腥血，和奔波數省的疲勞，我居然回到了故鄉。故鄉是在嶺東的山

國，看不見敵機的魔影，聽不見前綫的炮聲；除了物質上的痛苦，這兒幾乎不知道有什麼戰爭。在前綫使我忙於奔波，在故鄉則使我苦於沉靜。於是，我帶了一根手杖，穿上那套從上海至贛北，由贛北到嶺東，未被土匪搶盡，未在前綫丟盡的便裝，和二個弟弟夢也似的走向山間。

村之盡頭，到妙福寺的路上須要經過二座小板橋。現在，我悵然地站在一座橋上，覺得這二座板橋比從前並沒有什麼改良，而我自己，却和從前大大的不同了；彷彿記得：我幼時到妙福寺去，一經過這二座橋，一雙脚便不知不覺軟了下來，非得大嫂嫂的扶持便無法過去。而今，我只知道這二座橋的高度還不會超過我的肩胛，溪中的流水也無法可沒我的膝際。我不但沒有恐懼，而且還覺得這二座板橋都架造得同樣的拙劣。——十多年天涯海角的奔波飄泊，已使我失去了幼穉的恐懼，分不出是喜悅還是憂戚，望着橋下汨汨的流水，我茫然。一入山，遠遠便看見潺潺淙淙的溪流從對面的山口奔瀉下來，像一朵一朵的浮雲，也像一堆一堆的白雪。在山彎里的小道上，耳里聽見的是鳥音水响，鼻子聞嗅的是野草的芳香，而我心里，却籠罩着一重重莫名的惆悵。

轉了幾個彎，我們給那顆古老的蒼松遮蓋着，妙福寺就湧現在我們的眼前了。瞭然的，除了那座新建的佛樓使我發生了新鮮的感覺外，其他，依然和十多年前沒有什麼兩樣。一步步的步下松蔭的石級，越接近妙福寺，便越增加我心頭的惆悵。

一條黑狗向着我們三個來客汪汪地吠了幾聲，從寺里便走出一個小齋女，儘在對着我們呆望。臉上毫無一些表情，好像懷疑，也像迎接。

我沒有立刻進去，因為我望見了寺前山溪里一羣熟悉的怪石。——走到這里來，我像偶然拾回了一本失去已久的日記：看見這羣怪石，宛如翻開了日記的首頁。——記得我幼時有一次逃避兵燹全家住在寺里，我天天都赤着腳活躍在這山溪之中，讓溪水沁透我的身心；倦了便臥在這羣怪石上聽水响，聽鳥音，看青天，看行雲，幻想着那些爲現在所不敢幻想的事情。那塊比較平坦、光滑的大石，便是我當年時常倦臥的大床；那塊較小的一半浸在水中的則是浸臥在水中時的小枕。桃樹不見了，另外却生長了好幾株高大的木瓜。大門前的石橋下，流水還是那麼湍急，爲了避免家人阻止我終日浸在水中，我會和小同伴們藏在石橋底下

度過一個悠長的下午，因此竟使家人們到山上去敲起鑼來，以為我們會被山虎拖走或給山鬼擄去。這座石橋是相當寬廣而被用作門坪的，當年逃避匪亂，村人在寺里擠不下的時候，會有許多人就在這塊地方掛起篷帳來。寺側的瀑布依然有着那股暴驟的脾氣，水流奔瀉到中間的石上，不斷地捲起圓形的白花。瀑布左邊的小山路還是那麼曲折，那麼崎嶇；另一次逃避兵燹，謠傳過境的大兵要到寺里來「拉夫」，全寺避難的村民乃星夜由這條小路避入深山。分明記得：大嫂嫂背着我，肩上挑着一担行李，一手還拿着一把雨傘；雨傘叮叮噹噹地作響，不時會有幾點雨水滴落到我的頭上和臉上……

一草一木都是曾經相識，我站在妙福寺前，整個心靈宛如一葉孤舟，乘着一陣潮風便向那「往昔」的海上扯起了帆篷。

「XX先生：請進來坐呀！」

我回過頭去，站在寺門口向我招呼的，乃是一個五十歲左右的齋女。她一手舉在額前遮住陽光，笑微微的儘在向我上下打量。

「玉環姊麼？」

我也注意着她。一個當年曾經有過不少風流騷傳的齋女，現在，已經是滿面皺紋，兩鬢灰白了。

「長得這麼高大了，真使人不敢相認呀！」

她倒先在太息着，閃在一旁讓我進去。

「你二位弟弟在佛樓上哪！」

一轉身，她又到隔壁去吩咐什麼去了。

一進大門，一抬頭，便看見了大殿上的佛

像，神幡和長明燈。香烟滿殿，一切依舊：壁上貼着準備來客捐題油香的大紅紙，還是寫着那麼二句：「欲得人間福，須點佛前燈！」妙善還在含着雙鬢靜聽窗外的水聲，草草也仍怒目高舉手中的鋼鞭總想擊碎他面前的香爐，那盞長明燈也許還是十多年前一直不息地點到現在的吧？——將近二十年悠長的歲月，在這里看來的確是短短的刹那。

我呆怔着，儼如一個佛像。在我朦朧的淚眼中，好像看見一個白髮蒼蒼的老婆婆，懷中抱着一個僅僅四歲的孩子，坐在佛殿中的長明燈下。鼠疫奪去了孩子的母親，孩子儘在哀號着，老婆婆却含着淚在撫慰着他，聲音瘖啞地哄騙着他：

「寶寶！媽在家，媽沒有死——媽媽不會這麼狠心丟下寶寶呀！」

然而，孩子的哀號仍如窗外潺湲不息的瀑布。

兩頰凄冷地，恍恍惚惚的，我竟以為我還是當年那位老婆婆懷中的可憐的孩子。

環顧四周，我好像又看見了當年屢次逃避疫癘、兵燹、匪亂的村人橫七豎八的睡在佛殿前、走廊下、門坪上，每個人的鼾聲都帶着遭災受難的抖顫。……

回想起來，這些一連串的往事，近得恍如昨日，遠得又像隔世。

佛樓上，蒲團無數，黑色的檀爐中飛繞着裊裊的青烟。凭欄眺望，只見無數的山，一片狹長的天，幾朵輕紗似的浮雲。

玉環姊一面端詳着我，一面嘮嘮叨叨的詢

問起我這十多年的生活來。看見她，我忽然又在她的臉上和頭上發現了這將近二十年的時光的殘酷。我真沒有辦法去猜想她在這山寺中究竟如何挨過了這一段悠長的歲月。

忽然，佛殿上傳來了一陣陣的經聲，鑼鼓聲和鐘鼓聲，像在懇求，像在哀怨，使我這個烽火中的歸客，又有了一種新奇的感念。傾耳諦聽着，我又呆然。

「啊！那是村人來佛爺和娘娘面前化災難！」玉環姊連忙向我們解釋。「唉！在這兵荒馬亂的年头，誰也應該乞求佛爺和娘娘消災化難的呀！」

聽見她的解釋，我不禁又想起了過去一連串的天災人禍和目前的滿天烽火。望着佛堂中莊嚴肅穆的神像和那裊裊不息的香烟，我憤然地在壁上塗上了二句：

佛本慈悲，那要暮鼓晨鐘催救世？
娘何勢利，却須香烟財帛請消災！

然而，當我們背着夕陽回去的時候，依然在古松之下聽見一陣陣化災難的經聲，鑼鼓聲和鐘鼓聲，在妙福寺里向菩薩懇求和哀怨……

不到妙福寺，又已好幾年了。於今，干戈復起，故鄉又已籠罩着層層恐怖的黑霧，妙福寺里，也許又已不斷地响起了化災難的經聲，鑼鼓聲和鐘鼓聲吧？

我雖然不是個迷信鬼神的教徒，也願真誠心禱告：不要再讓妙福寺成為村人們消災化難的聖地或躲避災難的場所！

阿彌陀佛！

我憶念的人們

秋色

活著。

我的窗，對着山林。時常有哀鳴的鳥聲，擊破清晨的靜寂。我又疑是杜鵑呼冤了。但這不是時候。昨天，我從荒山的矮樹叢中，帶回來一朵杜鵑的殘紅，但這也不是杜鵑花開的時候，偏他開了。搜遍樹叢，只有這末憔悴的一朵，想是特為惹動我的憶念而開的呀！

舊時的黃昏，田野裏印下我們的腳跡。那蒼老的松林中，便可看見俯伏的小山。記起那倒坍的古剎嗎？那有青軟的草頭，光禿的石牛，春天，開遍血紅的杜鵑花。

「有一種鳥，也叫杜鵑的，冤魂化生，每逢春天，呼冤呼得吐血才止！」你說。

樓文彬這是你說的。這清晨，我又痛苦地想到了你。

原不過偶然的機緣，我們湊合在一道。朝夕，團聚在一處，或是散步。彼此敘述着見聞，爭辯着真理，往往因此掀動一場風波，弄得大家搖頭嘆息。歡樂時，互相調笑，談論着希望和夢想。林木因此呼地大笑，星星也眨起了眼睛。

當別人訴說主張的時候，你點點地注目的想。在你瘦老的臉上，顯現了笑影，跟着就响起粗啞的笑聲，笑得也不太模糊。你提出堅定的意見，却不太固執。但滲雜着那麼多的鄉音呀！

試想一想：一個白楊蕭蕭的黃昏，我們走

過荒涼的渡頭，你說：「終給我們演出了呀，料不到，還有邀請我們出演的機會！」

人家原說我們是最善於吵鬧的一部份，而且，除了吵鬧又表現了什麼呢？於是，有人提議，趁着一大集會，來演一次戲吧！

「好的，盡力幫助！」你說。你和我一樣是演劇的台下客，門外漢。然而，你熱忱地盡了你的力。當你管理着燈光的時候，有人要你坐下來，你不肯，你說這將一定會妨礙演戲的效果。

「不行，」你說，「一坐下來，就忘了職責，黑夜變成白天，豈不糟糕！」

然而，不幸的，我只能記憶着這平淡的片斷，怎能代表你的個性和人格？

當演劇的第二天，——三月卅日霏霏的雨後，天空飄浮着絲絲的愁雲。厭倦了呼魂似的警報，對生命偶然的大意，你悲慘的死了。

瘋狂的野獸長嗥似的機聲下，你照料着我：「躺下，桌底下，這麼好危險！」然而，我終從屋裏逃出了，而你，誰知道也會逃出屋子，逃在鬼魔的掌握裏，死了！

我怔忡着不敢回來，另外的一些朋友，為你擇棺收殮。我不能看一看你模糊的臉，是恨，是笑，是憂傷，是安靜。但看了於你又有什麼好處呢？我記憶着的也總是這麼淺淡，然而，不用悲恨，他們的記憶裡，你將長久深刻地

在陌生的土地上，荒草叢叢，倍感淒涼！這隻有你的墳墓，文彬，靜靜的躺著吧，這仍然是祖國的懷抱！你飲泣時，有蟲鳥相應鳴，你寂寥時，星星伴你默默相思，月兒撫慰你的靈魂，何況，這裏有你七位的兄弟姊妹呢？嬌小的陶曉霞，已夠使你不孤單了。

我記起了，陶曉霞這女孩子。她的故事雖是那樣簡單的幾句，却不容許友人忘記了她的燕子般清婉的聲音，燕子般靈利的姿態。

聽呀布穀，布穀，布穀，似笑又似哭：笑的什麼？哭的什麼？意思難捉摸……

跟着跳動的聲音，躍進房間的，是她樸素的情影，藍布軍裝，花一樣的笑容。一次，當敵人的獸蹄，踏進了富春江畔的她的家鄉，她抽噎地哭了，整整一個黃昏。我想：傻孩子，這裏，你有多少同鄉，有多少無家可歸的朋友，怎麼犯得着哭呢？因為我忘記了你是蘊藏着強烈情感的孩子。

曾聽說，她的母親，是一個善良而勤勞的女人，還有一個小弟弟。她用的錢，都是媽的一點私蓄。

「我們一輩的母親，都是在吃人的社會中，受了一世苦！」她常常說。因此憂鬱了起來：母親，你有仁慈的眼睛，你有一顆愛我的心！

當寒星凄其的黃昏，我想起你！

我哭着呀：

那時，才能見到你——母親！

然而，她再也不能見到慈愛的母親了。同在「三·卅」的日子裏，魔鬼吞噬了她活潑的倩影。聽說，她最後，彈片戳穿她的肚子……不過，她沒有死，我恍惚聽見，她跳動的歌聲，又漸漸靠近來了。

讓我回到更遙遠一些的年日裏吧：春天的中段，寒冬的餘威，還沒有消盡。雨靄性地下了幾天，之後，太陽無力地灑在我曾經生活了長久時間的學校門前，那綠油油的樟樹葉上了，雲，仍然帶着雨意。

晨曦的早晨，我們活潑地集在樟樹旁邊，等着清朗的鈴聲。鈴一響，蜂擁向泥濘的操場上，有的擠前，有的退後，讓中間空出鏡似的水溝。接着靜肅了，唱歌，鮮艷的國旗冉冉升起了，早操的聲音震盪着大地。這生活是緊張，蓬勃！

然而，像這樣的天氣，很少有人到泥地的操場上來自由活動，但也有例外，比如那一面的籃球場上，就響着拋球的聲音。

「朋——殺殺殺，……朋！」

這是田婉秀的強健身影。我從沒有遇到像她那樣老有多餘的精力去運動的女人：有一次，她參加九區運動會，獲得了四項的優勝，全場男女選手，因此呆着眼迎送她的結實得誘人的雙腿。也因此賜給她一個粗野的稱號——雌老虎！

記起來了，那時候我們的無邪而不墮世故呀！爲了反對那腐化的訓育主任，她便成了訓育主任的眼中釘！她的愛人連帶受了一次訓斥。

我彷彿又看見了，那一大篇幅的壁報，看見那痛罵腐化的小品，那攻擊專制的論文，那譏諷的小說，我更可誦出一首短劍似的詩：

大家睜眼看呀：

酗酒

——他的本份！

斥罵

——他的職責！

他瘋，

他叱：

不良份子，開除，開除！……

然而，壁報終訓被撕了去，育主任生氣地

拍桌子：

「你們跟我搗蛋！你，你，我不許你們多管閒事！」

「你沒有資格！」

田婉秀漲紅着臉，嘴唇發顫，粗暴地回答

。訓育主任大曬：

「開除你！開除你！你這不良份子！」

她和她的愛人被開除以後，她們雙雙地回到江西去了，我再沒有知道她的消息。

我遠遠地祈禱她倆的健康，倆人相愛不分離，也愛着工作。我相信她，一個人如果能夠不安於她的環境，她將會找到她前途的光明！

沒有一個青年能夠說出，怎麼樣的世界，

才是他們追求的理想世界；青年總是那末熱烈的，嚮往於明天！聽到自由、聖潔、光明，許多星星一樣美麗的字眼，就會閃出生命的光輝，把靈魂也交付了出來！

但自然也有例外。跟秋天一樣清靜而豐富的人，大多是寂寞地溫習他們的經歷，撫摩他們的創傷，他們的作爲，更如秋天的一切，時時在防衛着冰霜風雪的侵襲。

在衆多的人物裏，細濾精擇，我想起了立心。我記起了她那冬天的蒼白一樣剛強的性格，我記起了她平常而嚴肅的臉貌。

和她生活在一起的暫短時日中，我們孤獨、憂鬱，然而都努力地工作，而且，被許多爲名利的人們重重包圍，而我們都擠棄了他們。又有許多無耻的人們，被我們戳穿了他們的瘡口，而惹來麻煩！

我彷彿又聽到了，當她的憎厭超出限度的時候，發出的聲音：「不要怕，他們是什麼！」

我知道，她開盡了人世的炎涼，因此更多的時日中，她見了人，只默默地向人嚴重地一瞥。但她的內心能如一的冷靜麼？像那樣，已是有福的人。無如她熱烈的心，終竟不能冷下去；她憎惡這人世間的虛誕詐偽！於是，她只好永遠沒落在悲哀中。就連在她尺度的朋友，也不多了。

而且，她從不向人吐露一句過去的事蹟，怎麼的家世，甚至不願談起已往。但我知道，她流浪了和抗戰相同的時間。

不久，我們終於分別了。但叫我怎能忘了她？一次次，我想起她冷靜的行動，熱烈的性

格，而祝她愉悅地工作！

而更使我憶念的，是她流浪的歷史，雖然我沒有探聽的地方，但我的推索是不會過份錯的。我知道，直到現在，她沒有過着好的日子，正像我們的國家，雖然結束了戰爭，但日子

故都尋夢

王靜德

也沒有好了起來一樣！而她流浪的生活，正也和抗戰的歷程相差不過，她一樣經過了艱苦，動盪，堅毅，而自立了起來！

我祝福她！我也祝福我們的國家！

一九四七、十、九日

(一) 清夜
夜，不寐，吝吝得連一個變迷的夢也不許人……

古銅油盞中的火焰，微微的搖晃着，像有一點惛怯或是慌張，繡帳和衾枕却給抹上了一層濛濛的病態的象牙黃。一隻古老的時鐘在搖動，像厭惡而疲憊地要將時間帶走。「的答，的答……」

「我是睡着又醒了，還是醒着沒有睡？」夜那樣靜，很靜。

我覺得跨過了千山萬水，來到了一個熟悉的地方，一個巍巍的蒼老的古城，一條筆直的大街，一條靜靜的兩巷——小胡同，聽得風搖着殘葉，在簌簌作響，聽得風捲着塵土在沙沙的跌落……

椰子聲叫喚着寶鏢鏢，
駝鈴叮當地敲擊着征人的夢，
一個聲音向我叫喚，
「孩子！醒醒！」

古銅油盞中的火焰不知幾時熄滅了，
窗外，清冷的月光渾似水，溜進窗來……

(二) 宮牆柳
「五步一樓，十步一閣……」
樓、閣、一重門，又一重門，一道牆，又一道牆；

黃色的琉璃瓦，朱紅血色的大門和高高的城牆，
鎖在紫禁城裡的深宮，
一個聲音向我說：「以前有千百個宮女關在這裡。」

「幹嗎這樣？」我問：
「孩子，你不懂。這是皇帝的娛樂品。」
白石的臺階刻着盤龍，縫隙裏生起了青草。
雕樑畫棟的金鑾殿，有雀鳥在追逐吵叫。
「祇有幾十年，這地方夠悽愴了。」我微微地啞嘆；嘆息着昔日宮女的哀怨。沒有罪，活活地把她們關在深宮度一生。

(三) 天橋雜談

「老爺；先生；太太；小姐！」
那個七八十歲的老頭兒赤了臉，剛剛將吞下的鐵彈吐出來。
人們的腳底如搽了油，一個個在滑走。「

喂；喂；……無錢的，……有錢的……」於是又搖搖幌幌的打一套「醉八仙」拳。那邊：一個遲暮的女人在用脫了腔的嗓子唱「馬家婦開店」，做肉麻的媚眼。在她塗滿了白粉的臉上找不出一絲青春。走過去，一間灰黃破布的蓬帳裏，有一個烏黑瘦削的臉龐在幌動，啞嘶的喉嚨裡拚放出那說不完的故事：「張飛飛起一丈八尺的長矛大吼一聲，衝將出來……」諸位先生，且聽下回分解」。於是有一個臉黃的小丫頭拿了一面破了的小銅向聽眾索錢。對面大鼓場裡，有梳了辮子戴着紅綠絨花的小姑娘，一手按着梨花板，一手擊着鼓「咚；咚；咚；靈寶塔，塔玲瓏；咚；咚；咚；咚；……」坐在長凳上翹起腿的粉臉小伙子笑了「好；好呀；好……」場子裏一陣掌聲，又一陣掌聲。

一間開鴿子大的小屋裏，有東方謠傳的哲學家，在以自己悲哀困厄的命運代別人家預測未來的幸福：「你運走在眉角上，」「這個鼻子，三年後包你大發達，恭喜發財……」
露天的食攤上有蒼節地喊來：「油丸子；炸透啦，」「牛肉餃子」……
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乞丐，伸出枯乾的手。
「老爺；先生；太太；小姐……」

(四) 廢城

折斷的殿柱；五顏六色的瓦堆……
夕陽閃下了地平線，蒼茫暮色如貓的腳步輕輕走過來。
一個聲音向我說：「這是給高鼻子碧眼兒的洋人燒掉的。」

我孤獨地四面顧顧，沒有一個人。
「爲什麼留這個給我？」
「孩子，」一個聲音變得高了些：「我們被人欺侮過，羞辱過，要永遠地記着。」
歸鳥掠去！
最後的一線光掠去，
剩下的是寂寞的黑暗伴着荒涼的廢墟。

(五)死靈魂

「這裏的一棵樹，弔死了漢人最後一代的皇帝。」
「這座山是不祥的山，」
亡了國的多麼可怕，天地並不太大，一個皇帝的下場如此可憐。
霧之晨：
雨之夜；這塊土地上有哭泣，含着無限的咒咀、和無限的恨。
一個聲音向我說：「先有飢餓和內亂，自

鑽石戒指

莫若英

——妻是不怕多的，祇要安置得適當和名詞來得新奇。
想到這樣的一個理論時，江先生一邊閱報紙，忍不住從心裏發出一絲微笑來。
晨風送來陣陣涼意，江先生今天起床特別早，將一份晨報的娛樂消息一字無遺的默讀着，他底建國夫人則甜甜的擁着被絮安睡。
「親愛的，我看你底鑽石戒指款式有些陳舊了，給我代你換只更貴又新穎的回來好嗎？」

相殘殺。然後滿清人帶了兵入關，……三百年
的奴役是我相自取的。」
「奴役了三百年，……」我驚奇地想像那一段悠長的日子。
「死的人要是有靈魂的話，他們不會讓他們
們的子孫再作孽，因爲現在的子孫，正在走歷
史上的舊路。」
「那麼？……」
「孩子，不要忘記，沒有新生便是永遠的
沉淪和毀滅。」
「呵！我怕。」我差不多要喊出來。
……
一個聲音向我叫喚：
「孩子，醒醒。」
古銅油盞中的火焰不知幾時熄滅了。
窗外，清冷的月光渾似水，溜進窗來……
一九四八、一、十一、夜石牌。

「江先生走到床邊輕吻着建國夫人底粉頰說。
「唔！今天星期幾了？」
「星期日啦，親愛的。」
「那末我和你一起去換吧。」
「不，不，本來想在今天和你去玩個暢快的，可是；那個老傢伙，你認識嗎？就是那個
何委員啦，偏偏要在今天請客，要我帶帶忙，
準十二時就到大酒店去招呼來賓，好不討厭，
唉！」江先生說到最後的字眼，特別把個音尾

拉長，顯得無可奈何的樣子。
「我唔……那末今晚和我去看一場電影
吧，」建國夫人愛嬌地說。
「今晚……不成，何委員說還得給我介紹
幾位貴官，說不定還要應酬應酬……」
「那麼戒指何時換回來？」
「今天拿去大公司定造，我看過兩天就可
以取回了。」

江先生取了鑽石戒指及一疊鈔票，匆匆的
由建國夫人寓所出來，先到銀行去匯一些款回
鄉裏的黃臉婆，其實鄉裏的黃臉婆也不會很難
看，祇是生長在村鄉裏的婦人，不太會修飾，
在戰前確是有一個時期博得江先生的篤愛，及
至二次世界大戰發生時，江先生始離開村鄉到
大城市去經商，後來謀到官位，順着潮流的趨
向，娶了一位抗戰太太，爲了安置得當和名詞
的新奇，才將家裏的妻改名「黃臉婆」。
勝利後，江先生已經是發了不少國難財，
抗戰太太又是二個孩子的母親，所以江先生對
於抗戰太太的感情正如抗戰一樣的結束了。復
員不久，江先生回到穗城之後，架子擺得高過
愛軍頂樓，在支撐場面及自己需要之下，又娶
了一位紅極一時的舞孃，對於安置的名詞自然
來得趁時，因此第三房太太號稱「建國夫人」
近來又祕密的和一位交際花——莉莉——打得
火熱，這幾天正在計劃着什麼名詞來正式迎
娶過來。

「莉莉，爲什麼你老是不答應和我正式結
婚呢？」江先生纏着眉尖說。
「結婚嗎？現在和你同居不就是天天都和

你結婚，如果一定要舉行儀式的話，你已經有三房太太了，那麼用什麼名義來安置我呢？」

「這個……你不可用愁，我自用適當名詞來迎娶你，那末……」

「那末什麼？黃臉婆——抗戰太太——建國夫人……這一切合時的稱謂你不是早就安置了嗎？」

「哈哈，現在還有更合時的呢，『反內戰太太』不是更適宜嗎？哦！差點兒忘記了，答應給你的五千萬，今夜準在舞場給你。」江先生說後將一只光彩閃爍得令人眩目的鑽石戒指套在莉莉手上，她嫵媚地半推半就的被江先生擁抱在懷裏。

江先生和莉莉纏綿地鬼混了個多鐘頭，然後匆匆的赴所謂何委員的宴會。當江先生剛離開莉莉寢室約半分鐘，她長長的鬆一口悶氣，才把她底高型衣櫃打開，放出一個被牢牢緊閉在櫃內的小黃，滿頭大汗的幾乎要窒息。

「捨得把那老傢伙打發出去了嗎？真的把人氣煞……小黃用手帕抹着額角的汗滴，憤憤的說。」

「愛，別再唧噥了，誰願意和他鬼混呢！哦，你不是說明天要三千元去運動那個職缺嗎？」莉莉十分憐愛地撫摸小黃底臉，同時用一塊香巾和他抹汗。

「假如不是爲了幾個臭錢，老子的拳頭早就會認識那老不死的了……」

「好了，好了，這套牢騷我早就聽厭了，這個你拿去，不夠時，今夜拿到再給你。」莉莉說着將剛才江先生給她的鑽石戒指握在小

黃手上。

江先生下午時候回到建國夫人那裏，第一項報告就是鑽石戒指因一時大意，在中途被扒去，現已報案，正在嚴緝中，其次是今夜要應酬一班貴官達人，確實不能依時回來。

江先生剛一出門，建國夫人就裝裝到旅館去找小黃。

「沒有外出嗎？」

「啊！我的心肝，知到你來，所以專誠恭候，親愛時，你能夠猜出我今天給你買的什麼嗎？」

「唔……又要你破費，真不好意思了。」

「那裏的話，要你每月供給我巨量的錢才不好意思呢。」小黃將建國夫人擁在懷裡狂吻一陣後，把莉莉給他的戒指套在她的指上。

「哦！這個……」

「漂亮嗎？」

「漂亮是漂亮了，可是……」

「可是花了二千七百萬元來的呢。」

「不是這個，我說是在那裡買來的。」

「當然是珠寶店啦。」

「那一間？」

「唔……」

「愛，不要瞞我，你太冒險了。」

「……」

「這點我很了解你，但是，你不能因愛我而去抓手，萬一給了去捕，教我怎樣過得意。老實告訴你，這戒指原來我是的，今早老頭兒想將它去換一只新款的，不幸在中途被抓了，聞說現在嚴緝中呢，想不到是……」

「哦……這個……這點請你原諒我，爲了愛你，給你買一件紀念品，但是：我的錢早已用光了，所以……小黃乘機裝模作樣，吞吞吐吐的說，內心却暗暗的發笑。

建國夫人萬分歡意的戴好了戒指，在手袋內取出一疊不知其數的鈔票塞在小黃手中，愛嬌地投在他的懷裏。同時：在另一場合江先生將五千元鈔票放入莉莉的玻璃手袋內，緊緊的擁抱着莉莉底小腰。

——完——

我 睡 不 得 好

芬 郁

有紫色的椰香風撲拂我夢的窗戶
夜裡，我睡得不好

我睡得不好，夜未央
想那永遠憂鬱地埋在土中的百合
想着失落了輪子的排排向日葵
想着海灘上沉默的貝殼，沉默的
女郎的腳印……

我睡得不好呵
爲怕從迷惘裏撫摩塵封的豎琴
我又習慣於默數星星數時間行跡
我知道紅色的啟明露眼時紅冠的
鷄會大合唱了

真的，我睡得不好
但不必勞碌在枕邊拉囉催眠的懷
娥鈴
我要披衣出去了
我要奔向海灘；看明天的太陽怎
樣浴海而出

路邊的人

Alfred Surova 作
何達 譯

劇中人約瑟 瑪莉，他的妻
時間：現代

景：在倫敦的西端的他們的
家，一間地下室，除了三兩隻破
椅子，鋪地石地板上的，一張破
子，和一隻箱子，此外便一無所
有，一隻盛物的箱子擱着幾隻小
鍋之類，一隻淺鍋和一把壺。靠
近空虛的爐格子，地板上鋪着幾
隻破袋：牆壁是褪了色的，現着
潮濕滲入的痕跡。靠門的後方是
一隻椅子，向外面通街道的凹地
開着：兩片玻璃已經碎了，塞上
了紙。

草席上睡着一個小孩子，蓋
着一件破舊的斗篷；瑪莉俯着身
子，哼着催眠歌。她還很年青，
也該很美麗；然而她的兩頰凹了
進去，眼睛的周圍，由於飢餓和
憂鬱，現出兩個大圈子；臉色蒼
白無血。她的衣裳是已經破舊得
很極了，可是却顯示着一種動人
憐憫的對於整潔的努力。室中僅
有的光線從上面街道的街燈射進
來。

約瑟從上面下來，進來。他

的衣服是褪了色的，而且破碎得
不成樣子，和人們在街道的角落
裡常見的一樣；要不是他的臉是
反常地刻上了皺紋，消瘦，和飽
歷風霜的痕跡，他該是個面容愉
快的年青人。他蹣跚地走進來，
帶着被拖拖麻木的脚，走了幾
個鐘頭的極度的疲勞；他站在門
檻上，像一隻狗似地，搖去身上
的雨水。瑪莉相信孩子已經睡着
了，她站起來，急急地迎上他去
。然而當她看見了他臉上悽喪的
神色，她的頭低下了。

瑪莉：（渴望地）一點也沒
有，約瑟？

約瑟：一點也沒有。一個銅
子也沒有，什麼都沒有。

（瑪莉轉過來，壓抑住悲哀）

約瑟：什麼都沒有。同昨兒
一樣——比昨兒更壞——昨兒我
還帶了幾個銅子回來——你呢？

瑪莉：有個女人給了明妮一
點吃的東西——

約瑟：（衷誠地）天保佑她！

瑪莉：她把她帶進一間鹹麵
食品店去，約瑟——

約瑟：孩子飽飽地吃了一頓
，是不是？謝謝上帝！你呢？

瑪莉：明妮打算替我藏過一
塊大的甜饅頭。

約瑟：那女人什麼都沒給
你？

瑪莉：有一頓教訓，約瑟，
她說這麼冷的日子我不該帶了明
妮出去。

約瑟：（坐下來，苦笑）呵
，呵！總是這些教訓，他們，不
是嗎？「不要做乞丐，你們這些
人！不要在街上給乞丐一點東西
！」——望着我，我向他們的一
個說，摸摸我的臂，拍拍我的胸
。告訴你我在餓着哪，她們在家
裏餓着哪——「不要給街上的乞
丐一點東西。」

瑪莉：（一隻手攀住他的臂
）約瑟，你的衣服濕了呢。

約瑟：下了三個鐘頭的雨啦
——傾盆大雨。呀，冷呢。我們
不能生個火麼，瑪莉？

瑪莉：什麼，約瑟？

約瑟：（周圍一望，突然地
站起來，把牆邊一張搖搖欲翻的

椅子搶在手裏，折下脚來）拿個
個！他們用租借付法賣給我們
的東西，多麼精美絕倫的傢具
——堅固耐用——像廣告上說的
那樣。（他說着，折掉了那下堅
牢的東西）想想，當我們從前還
是人的時候，買下這討厭的東西
我們付上了三倍的代價！想想，
那些可憐人，像我們一樣的可憐
人，流着血汗造成它——那些吸
血鬼，賣了它，胖起來——現在
回到你原來的魔鬼那邊去吧，至
少我們可以暖一會兒啦。（他把
木塊塞進爐格子去）有紙嗎，瑪
莉？

瑪莉：（在櫃子裏拿出一張
舊報紙來）這兒，約瑟。

約瑟：這夠生起一個火來啦
。（他盯住它，於是小心地把它
放在木塊底下。瑪莉在桌子上拿
了燈）這什麼日報——向全世界
說我們是多末快樂的人——隸屬
於一個日不沒的大帝國是多麼值
得驕傲呀。我真願意把直布羅陀
賣掉，換一根有碎馬鈴薯的香腸
；如果有人給我一個一星期一磅
的事務員的位子，我真願讓俄國
把印度拿去——一根火柴，瑪
莉！

瑪莉：（站在他旁邊，遞給

他（摸火柴）呵，小心點，約瑟，我們只有兩根了。

約瑟：我會小心。等等——

我看看是不是還有點烟草在烟管裡。（他從袋裡摸出烟管來）一個警察，他命令我離開路邊，却給了我這點烟草。「不要當乞兒」，他說，「有烟管沒有？哪，這兒有烟草。」我當他會給我錢呢。可是那總算是今天第一次聽見句好心的話了，它使我說不出話來——只有底下還有一點兒了。（他忙碌起來）哪，先點起火。（他把火柴插進紙片下點——紙片燃着了）再點我的烟管子。（火燒起來；他坐在火爐前面。）「呀，我在絲絲地响呢……我過得這般利害，我簡直覺得水都凍透肺裏去了——我的脚已經不是我的——還有我的頭和鼻子！」（打呵欠。）嘿，吸烟真不錯——謝謝上帝保佑，我發起來啦。——坐近來吧，瑪莉。午夜過了一會兒了——天剛亮，我便離開了家，離開這美妙華實的不列顛的家。我在街上跑了一整天。實在的，一個警察給了我點烟草。上飯時，我吃了一塊浮在水溝裡的麵包，吃飯時，我吃那皇家大飯店廚房出來的

香氣。那就是我的一天了。

瑪莉：（拍他的手）可憐的孩子！

約瑟：戲院散場的時候，我在勃斯特廣場站了一點鐘。我想替人叫部車子，或者做點什麼，也許我會得到一個銅子，他們哪，像潮水般湧出來，是那麽愉快，清潔，溫暖——坐上輛車，或者汽車——到沙保伊或者卡爾頓酒家吃晚飯去——一兩百我們這一樣的人站在溝裡，餓着肚皮，——望他們。他們吃晚飯去——天下着雨，我全身都濕漉漉的啦——站着那兒，躲避着那些警察，躲避着那些馬，那些車子——總是——滾開，你們這些無賴——滾開——

瑪莉：我們可沒有幹了什麼討來這種日子啊！

約瑟：（突然的憤怒）討來這種日子，我幹了什麼壞事！公司破了產，關了門，我沒有了工作，這可不是我的錯，我的脾氣不壞，第一流——我是值得尊崇的——有什麼用呢？我要工作——他們偏不讓我幹！

瑪莉：我的病把我們的積蓄都花光了。呵，約瑟，我真願我死掉！

約瑟：留下我一個人？你那樣可不是仁慈呵，瑪莉。韋里斯太太怎樣了？她還在急着收房租嗎？

瑪莉：她自然想收——他們也窮得還未利害——可是他說她不會趕我們出去。明兒我要到她女兒那邊去——她在做火柴盒子，你知道——我真想試試——我可以賺一先令一天哪。

約瑟：一先令一天！多麼好呵！（他的烟管熄了。他吹了一下，斜着眼睛望進烟斗去，這才相信烟草都燒完了。他嘆息一聲放下烟管）我也試試呢。今兒早上我到威斯特利去，看他們會不會叫我掃地——可是那兒已經有三十人寫下了名字，等在我的前頭了。我試過劈柴，可是我不行——我劈到第三天就咳起來了——裏面有些兒毛病。在這世上我什麼都試過了——別人在我的前頭，沒有空位；我可不能當乞丐，可不能麻煩那些先生們。一先令一天，——一個人竟能賺這多麼錢嗎？嘿，那麼一星期有十四先令啦，瑪莉——一筆收入！我們幹！

瑪莉：不很夠一先令呢，約瑟——你得要自己披柴糊和那些

零件。而且，在開始做之前，自然得學幾個星期。

約瑟：（垂頭喪氣）是這樣麼？那我們幹些什麼，這幾個星期？我以為這會有什麼利益呢。（他站起來欠伸）呵，這兒有個自由生長的英國人，能用三種文字辦理信札，會做複式簿記，有二十年的經驗——如今他可只許餓死。（他再欠伸着。）

瑪莉：（靠近他）約瑟——

約瑟：（轉身）什麼？

瑪莉：約瑟，約瑟，我們辛苦地努力過了，不是嗎？

約瑟：努力！在這世界上我們幾時拒絕過一件工作？幾時輕視過一件事物？幾時錯過過一件機會？

瑪莉：（胆怯地悄悄靠近他，一隻手攀住他的臂）約瑟——

約瑟：（抬起頭望着她）瑪莉！什麼？（她胆怯地站着眼睛望着地上）什麼？說呀，瑪莉！

瑪莉：（突然）這個！（她急急地奔到簾子那邊，在底下拿出一個大而腫脹的錢袋，遞給他。）

約瑟：（驚視）一隻錢袋！

瑪莉：（點頭）是的。

約瑟：你——

瑪莉：拾來的。

約瑟：（望着他）拾來的？
瑪莉：（困難地）可以說——是的。

約瑟：怎麼？

瑪莉：天快下雨的時候，約瑟——我走到一個地下鐵道的車站——站在一個書攤子前面，給明擺着幾張報紙——有個老太太買了一張——她拿出她的錢袋來——這錢袋——當她換着清提超的裙子的時候，她把錢袋放在架板上——於是有人向她說話——我是一個朋友吧——而且——那些兒站着很多人——我不知道是怎樣的——我走到了街上，抱着明呢——

約瑟：你拿了這錢袋？

瑪莉：是的——

約瑟：沒有人跟着你？

瑪莉：沒有，我可不能跑，我抱着明呢。

約瑟：什麼教你這樣做？

瑪莉：我不知道——我心裡有點什麼使我這樣做了——她把錢袋剛巧放在我的手邊——我的手指不知不覺地抓住了它——我便走到了街上。

約瑟：裡面有多少？

瑪莉：我沒有看過，約瑟。

約瑟：（奇怪）你沒有看過？

瑪莉：沒有，我不敢。

約瑟：（憂鬱地）想不到我們竟到了這步田地！

瑪莉：（絕望，不顧一切）

我們得找事情幹。在我們能做火柴匣子賺錢之前，我們得花錢學幾個星期。你一個沒有吃飽過一頓了——我也沒有。如果裡面有錢的話，你可以買點衣服——我也可知——我需着呢。看起來那老太太不會少了這些東西的。——她有錢——她穿着黑貂皮的外套——誰也找不到我們——我們不能——很重呢，約瑟——我想裡面很多吧。

約瑟：（機械地衡量着）是很重——

瑪莉：打開吧，約瑟。

約瑟：（轉向她）剛才你為什麼不呢？

瑪莉：我想我願等一等——我想也許會有什麼特別的運氣，會有什麼事情，也許會有個人在街上叫你停住，一個好心腸的人——也許你今晚會同他一同進來——看見我們——看見明呢——

說——「哪，這裏有錢——我們使你們再自己站起來」——那麼我們會交還這隻錢袋啦，約瑟。

約瑟：（還在機械地衡量着手裡的錢袋）是的。

瑪莉：我們不能這樣過下去，不是嗎？你會像昨天那樣發上一個晚上——他們給你的薪並不好。如果你有衣服，也許你可以找到工作——你知道你穿着這樣的衣服去找事情是會白費力的。

約瑟：他們笑我。

瑪莉：（望着自己）我走過街上，也覺得羞——

約瑟：我知道——雖然我已漸漸習慣了。而且，還有實質呢。我們看看她。

瑪莉：小心些，莫弄醒了她，約瑟！

約瑟：那邊有火。

瑪莉：她一定餓了。

約瑟：你不是說她吃過點東西了嗎？

瑪莉：那是三點鐘時候的事了。小東西不比我們——他們要依時吃東西。她餓了許多夜，我沒有一點東西給她吃。所以我拿了這隻錢袋。

約瑟：（還在機械地拿着那隻錢袋，注視着它）是的。畢竟是，爲什麼不呢？

瑪莉：我們可以給這可憐的小東西買些溫暖的衣服，買點好

的食品——

約瑟：（低低地）竊賊的女兒。（用他的手遮住臉）。

瑪莉：約瑟！

約瑟：不太好，是嗎？自然，沒法子。誰理我們？這些日子過了三個月啦——我們越來越餓，越困苦，越飢餓——沒人關心——他們儘是說：「滾開，不要站在路邊。」我們看看錢袋裏有什麼？

瑪莉：（熱切地）是呀，是呀！

約瑟：（正要打開錢袋，突然地抬起頭）有個警察正打上

走過呢。

瑪莉：（不耐煩）別怕——

約瑟：（轉向錢袋）我生來第一次聽見警察而害怕。（他發了一會兒，他的手正停在錢的搭鈎上——突然地受了衝動向門口去，打開門，衝出去，爬上梯子）。

瑪莉：（絕望的呼叫）約瑟！（她倒在席子上，靜靜地哭泣，爲了怕驚醒了孩子。約瑟回來，低着頭，沒精打采）。

瑪瑟：（還在哭泣，然而竭力抑制住自己）你爲什麼這樣做？

約瑟：(低頭)我不知道。

瑪莉：你把錢袋給了警察嗎？

嗎？

約瑟：是的。

瑪莉：你對他說些甚麼？

約瑟：說你拾到了它。

瑪莉：在那裡？

約瑟：一個地下鐵路的車站。爲了我們正在挨餓，所以拾了起來。我說我們沒有打開過它，告訴他我們住在這裏，這地下室裏。

瑪莉：(微微的震動)我想他自己收下了它。

約瑟：(痛苦地)也許。(一剎間的靜寂；她已經停止哭泣；突然，她猛力用肘撐起身來。)

瑪莉：蠢東西，你這蠢東西！

約瑟：(懇求)瑪莉！

瑪莉：你那老實的笨想頭！他們給你做了些什麼？給我做了些什麼？

約瑟：(再低下頭)是那小寶寶，你知道——他會成爲竊賊的女兒了——

瑪莉：難道那會比一對窮苦的乞兒的女兒更壞嗎？

約瑟：(低聲地)我想是的

，這樣——

瑪莉：你寧願她挨餓？

約瑟：(絕望)我不知道怎樣——聽見他的腳步聲——

瑪莉：你害怕？

約瑟：我不願你被關進監牢裡去。

瑪莉：(痛苦)我快要被關進監牢裏去了，在一副窮光蛋的棺材裡！

約瑟：(突然開始)如果我們去呢？

瑪莉：(渴望)窮民院？

約瑟：爲什麼不呢，畢竟？

瑪莉：他們會分開我們的。

約瑟：至少你和小寶寶會有東西吃了。

瑪莉：他們會分開我們的。

約瑟：我愛你呵，約瑟！我可憐的約瑟！我愛你。(像隻小鳥般，她依依地走近他，拿起他的手。)

約瑟：(握住她的手，俯身望着她)你原諒我嗎？我還了那隻錢袋。

瑪莉：(頭倒在他肩上)原諒你！你是對的！飢餓和寒冷弄到我瘋了。你是對的！

約瑟：(跳起來，突然的激情佔有了他。瑪莉蹣跚地退後去

對不是對的——我是個懦夫，我是個罪人——一個卑鄙邪惡的蠢東西。

瑪莉：(受驚地)約瑟！

約瑟：在那兒我有錢——錢在我的手裏——那些你急需需要的錢，你，我用我破碎的靈魂裏心愛着的女兒——那些會使我的女孩子有東西吃的錢——那些我的錢，屬於我的錢——我還了它，爲了我的沒用的誠實！我有什麼權利誠實呢？他們要我變成狗呢？

瑪莉：(跟着他，一隻手舉在他的肩上)靜些，約瑟——你要把明弄醒了。

約瑟：(轉過身來，憔悴地望着她。)我可以買些衣服——一個工作，也許——我們可以離開這小房間。明兒我們可以出去，買些東西——到店子裏——我們可以買食物，有煤——

瑪莉：不要，約瑟——有什麼用呢？誰知道——也許它會令我們得到幸福的報酬。你告訴了警察我們住在這兒嗎？

約瑟：幸福的報酬！等我咳上一整夜之後，明天早上我又要出去了——走到街上，從左邊走

到右邊，又從右邊走到左邊，在這個角落裡站一站，又在那個角落站一站，窺望着那邊人們的臉，望着人們到店子裡和辦公廳裡去，那些溫暖而舒適的人——我們的日子會這樣地過下去，直到最後的一天——

瑪莉：(貼近他站着，差不多是耳語的低聲)爲什麼不現在呢，約瑟？

約瑟：(驚訝地望了她一眼)最末的一天？

瑪莉：在這世上沒有我們容身的地方——

約瑟：如果我拿了那些錢！

瑪莉：現在太遲了。我真高興——我高興。我們可以清白地向上帝的面前去。我們可以向什麼他不願我們做的事。我們可以向他說，我們死，因爲他們不許我們活下去。

約瑟：(戰慄地)不，不要那樣——我們等着吧，瑪莉。別說這些事。

瑪莉：(渴望地)你也想到它麼？

約瑟：想到了它！不要，瑪莉，不要！那真壞透了，在這晚

上，當我總在這兒，正在想天明
天！有些事情會發生了——一定
的。

瑪瑟：什麼事情？我們在這
世上沒有一個朋友！

約瑟：我會碰見一些我認識
的人。

瑪莉：你已經碰見過他們了
——他們總是拒絕——

約瑟：（激動地）我沒幹過
壞事——我沒有喝過酒，沒有賭
過錢——我只能做一個事務員，
做不來沉重的工作！我沒有法子
毀我的肺不弱！我有一個妻子，
和一個孩子，像別人一樣——我
們只要求活下去——

瑪莉：（懇求）我們放棄了
那希望吧，約瑟。我們一同去
吧，你會靜靜地，沒有咳嗽地睡
。睡，便是一切了。上帝會比人
類仁慈的。

約瑟：（呻吟着）不，瑪莉
——不要！

瑪莉：約瑟，我不能這樣過
下去了——我不能。不，我自己
——還有明妮——約瑟，這生活
太難受，我不能再忍受了。我不
忍再聽明妮哭，看她問我要早
，早晨天一亮他就會問我要早
了。約瑟，親愛的約瑟，讓我們

不再存早晨吧。

約瑟：（完全被壓倒了）呵
，瑪莉，瑪莉！

瑪莉：那不是你的錯——你
盡了你的能力了。他們不要你工
作，那不是你的錯——你努力得
夠苦了。世上沒有一個女人有過
像你對我這樣好的丈夫，除了我
。我愛你，親愛的約瑟。讓我們
死吧——我們結聚了吧。帶着明
妮和我們一起。

約瑟：（跳起來，）瑪莉，
我明天要偷點東西。

瑪莉：他們會抓你進監牢去
的。而且，上帝會發怒啦。現在
我們用不着羞耻到他的面前去。
我們，親愛的約瑟——呵，我們
幹吧，我太倦了。

約瑟：不。

瑪莉：（憂鬱地）你不願？

約瑟：（頑固地）不，我們
到貧民院去。

瑪莉：你看見過他們在那裡
了，不是嗎？

約瑟：是的。

瑪莉：你看見了他們站在憲
口——這世界嗎？他們會分開我
們呢。

約瑟：那總比——

瑪莉：（堅決地）我不，約

瑟。我做你的好妻子——我是
襁褓的，我當掉了所有的衣服。
我寧可自殺，我不願離開你到貧
民院去。

約瑟：（大駭）不，我要他
們給我什麼；要是我不得不殺
人，不該是我的妻子和孩子！明
天我會帶食物和錢回來——明天

——（孩子突然哭起來，約瑟停
住了，壓着嘴；瑪莉急急地跑
過去撫慰她。）

瑪莉：莫哭，親愛的，莫哭
——天還沒亮哩，還不是早晨

的時候哩。睡吧，親愛的。是的
，爹爹回來了，一切都要好轉來
了。真的——記着那些美麗的餅
。睡吧，明妮，親愛的。你冷嗎
？（她拿下自己破爛的肩巾，包
裹了孩子）哪，親愛的，你不冷
啦。睡吧，明妮——（孩子的哭
聲漸漸地靜了。瑪莉撫着她，使
她又進入了睡鄉。）

約瑟：（蹣跚上前，突然地
叫出）上帝，呵，上帝，給我們
麵包！
（幕慢慢地下）

編餘雜記

編者

這一期，恰逢到舊曆的年關。我國幾千年來一貫相沿的習俗，
深入民心，年年都要大熱鬧一番。而各家的印刷所，爲了刊印工商
各界應時應景的賀年的禮品，日夜加工趕印，仍然無法到期交貨；
又加上春節，故本期刊在二月中旬就交齊了稿件，也左延右擱，迄
今才得面世，我相信讀者們期待的焦灼，是不會比編者低弱的。
但是，打開這一期的目錄來看，作者們又是一串生疏、生疏到
幾乎從未看見的名字，如果只以爲名作家就一定寫出名作品的人看
來，當然會搖頭嘆息；指摘本刊作者的陣容越來越貧弱了，不過，
三年來讀者認文不認名的發掘，與大膽的選刊新人佳作，已得到廣
大的讀者同情與深信，因此，我敢担保，讀完了各篇的作品，正由
於生疏，馬上會引起讀者們與編者選購時同樣推崇與尊敬的。
本刊走了不尋常的舊路了，我們的態度，相信讀者們再也不會
誤解了。只以長期聯合訂的讀者羣的一再惠款續訂，以及每月增
加數百份的新定戶的熱誠與擁護看來，就足使我們增高了無限的信
心，去與那物價狂暴風潮角力的勇氣。
這期選世，適印度領袖甘地先生被刺喪命，噩耗傳來，舉世震
驚，本刊特刊出詩三首，藉表痛悼。

……中篇……
……創作……

狂濤孤舟

陳碧遠

他並沒有馬上回答，轉過頭去看看室中僅有的三位同事，而又轉頭來在我面上看住，在他那感情的眼眶中，好似告訴我並不是找太太而來的。

或許；那是我感覺過於靈敏吧！我又這樣想着。

「陳小姐！我想同你談談。」站了起來面孔上掛着一絲苦笑，我發現一個受了創痛的靈魂在向我探索。

「那麼！你請坐下來吧！」於是他又慢慢地坐下來，工友倒了一杯開水給他，我則在收拾棄在滿桌子的筆和墨。

「假如，你有空，我想請你出去談談，」他輕輕地將頭伸過來，悄悄地說着。

這太出於我的意料之外了，為什麼要同我談呢？我同他才是第二次的見面呀！不覺我又想起那天我說同曼薇是好朋友，故他因此而找我吧！我正想將曼薇的不幸告訴他，所以，馬上應允了。

「好的！」我一面收拾東西，一面向主任請假，就借他出去。

我是不願同他到很遠的地方去的，可是，就找不到一個可以談話的地方，於是，我請他到我宿舍的會客室去。

「傅先生！請坐！這里客人來的很少，又正在上班的時候，」我請他坐下後又到房中去倒了一杯茶出來。

「陳小姐！張冰可同你說過什麼嗎？」他接過茶後就向我問道。

「沒有！她從沒有對我說過什麼！」

「她今天上班嗎？」

「來是來了，不過是很遲的，怎麼？你們吵了嗎？」我見他很懊喪地，痛苦的表情使我發出這樣的詢問。

「是的！我們時常吵的！從結婚至今，沒有一天安靜過。」他無精打彩的說着。

我心中覺得奇怪，為什麼他老是同我談張冰呢？他與張冰不和根本和我都沒有多大關係，不過，既然談起，我也只得敷衍。

「你們結婚多久了？張冰從沒有和我談過。」

「半年多，我同她結婚。但，我並不愛她！」

「那為什麼要結婚呢？」我假裝不知的追問着。

「爲了曼薇使我失望！」他像無限地感慨，閉着眼睛，是的，他是一位富於感情的青年。

「曼薇沒有使你失望過，使你失望的是出於你自己的誤會。」我說

「什麼？我自己的誤會！難道她的情形在我親眼見到還是誤會嗎？」

他無限地氣憤好像是加怒於我似的。

「你親眼見到些什麼？」

「親眼看着她墮落！」

「墮落？墮落的不是你而是你！」我加重語氣的說，奇怪，我為什麼會是一個第二次見面的陌生人面前說出這些話來！

「是我？」他乾着懷疑的眼光向我直射過來。

「是的，她並不因爲誤會一個人而抽烟、飲酒、跳舞、甚致於侮辱一個懦弱而有苦無處訴的少女！」我以報復的口氣在說着。

「我不懂你說些什麼？陳小姐！你不要出口傷人，我們才是第二次的會面！」他有點不快，因爲我傷害了他的自尊心。

「是的，我們才是第二次的會面。可是；我對於你的一切倒並不陌生。」我還是不甘示弱的在說。

「……」他想說，但沒有出口就又沉默了。

「現在，我倒要問你，你同張冰的結合可幸福嗎？」我說。

「幸福！簡直說不上，根本我們的結合是逼不得已的。」

「結合還有逼不得已的？」

「是的！從曼薇使我失望後，我底人生意義完全失掉，我似斷了線的風箏，在大空飄蕩，也像失了南針的孤舟，在大海中盪漾，但是，我是人，我需要生活，正在那寂寞無依的生活中，我會到了她——張冰，她給我溫柔，給我安慰，就這樣的我們結了婚，可是，我始終沒有愛過她，我知道，她也是一個很好的女子，她有一個良善的心腸，她有如慈母般地關心我，而我則對她不像丈夫對待妻子，簡直當她為奴隸，有時，氣上心來，根本沒有道理講，好像要大罵她一頓內心才痛快，她勸我不飲酒，我又對她大發脾氣，連我自己也不解，怎的我會變得這樣地不近人情？星期六那天，我們看過電影回家，因為內心受劇情的影響吧！已經是滿肚子的不快，頭上微有點發燒，我還要洗一個冷水澡，他非但不肯，她說會感冒的，所以，我們就吵起來，昨天我一個人在白雲洲坐一整天，晚上回來又吵，今天她一早出來，直到現在也不回家，我們這樣一個家庭，你想！怎麼過下去呢！」他滔滔不絕的說着，我同情他的遭遇，但，我更可憐張冰的處境。

「可是，傅先生，你為什麼不為你自己想想，也為別人想想。」我說。

「我會想過，但，我無法使我的心情平靜下來。」

「你近來見過曼薇嗎？」

「沒有！從這都後因為心情不好，姑母那兒簡直沒有去過。」

「你願不願意我為你解釋一點誤會？」

「什麼誤會？」

「你對曼薇的誤會。」

他搖搖頭說：「我們之間無所謂誤會。」

「真的嗎？你要知道，一個自以為聰明的人，也是最不聰明的人。」

他以驚訝的眼光看着我，沒有說什麼。

我說：「楊經理這人你同他交情可深嗎？」

「不過是點頭之交，怎麼，你認識他嗎？」

「不，我並不認識他！」

「那麼……」

「曼薇認識他，」

「啊！」

「既然在未認清楚他之前，為什麼輕易地將曼薇送到他那里去？」

「那是她需要工作！」

「可是，曼薇就此給你出賣了！」

「我出賣她？」

「是的，有一天大雨的夜晚你還記得嗎？」

「我記得，楊經理請她食晚飯。」

「什麼時候回來你知道嗎？」

他搖搖頭。

「第二天早上！」

「為什麼？」

「楊經理灌醉了她，乘着大雨的夜晚，將她蹂躪了那並不是她所願意的，從此，她就被打進十八層地獄，過着黑暗的日子，受盡鄰居們的恥辱，又受大嫂的諷刺，她的不願見你，不過是自憐的心理作用，直至今天她還沒有對不起你的地方，她常常在祈禱，希望你能夠了解她，寬恕她的幼稚，可是，一天天的過去，她始終得不到你的了解，母親也因此而受到很大的刺激，昨天接她的來信說，母親恐怕過不了昨夜，在夢囈中還叫你及二哥的名字……」

他落淚了，這我第一次看見一個自傲的男子在我面前流淚，何況，我在他又是一個陌生的女子。

他嗚咽着說：「我對不起他們，我馬上到他們那里去！」

他馬上就想走，我却說道：「傅先生，請不要急，我還有話說，我希望你先去找張冰，他才是你永久的伴侶，曼薇決不會同你破鏡重圓的，但是希望你能夠了解她。」

「陳小姐，謝謝你，你將我從痛苦的深淵中挽救出來，且也挽救了張冷及曼薇，以後，我決不糊塗了，薇妹我希望她也能夠原諒我。」

他握住我的手，以感激的眼光在看着我，我深感自慚。

接着說聲再會就走了。

次天，張冰來得很早，滿面的愉快，我進來就握住我底手說：「謝謝你！」這使數位同事都有些莫明其妙。

我微笑着，但，不知要怎的問答她。

我微笑着，但，不知要怎的問答她。

我微笑着，但，不知要怎的問答她。

我微笑着，但，不知要怎的問答她。

我微笑着，但，不知要怎的問答她。

我微笑着，但，不知要怎的問答她。

我微笑着，但，不知要怎的問答她。

我微笑着，但，不知要怎的問答她。

我微笑着，但，不知要怎的問答她。

我微笑着，但，不知要怎的問答她。

我微笑着，但，不知要怎的問答她。

這幾天，我猜你們生活過得很好。所以，我也不去管他們是否去過曼薇，何況日來工作又忙！

真討厭，這些數目字愈愈容易錯，半天都打不出一個準確數目來，我恨不得將它拋棄了，可是，我還是繼續下去。

一封厚厚的信封及字跡秀麗的信送到我的桌子上，不覺一愕，看看信封，我認得出那是曼薇的筆蹟，我奇怪；她從沒有給我寫過這麼多？

「碧遙：

親愛的碧遙！收到這封信時，再也見不到我的人影了。你且不要問我到那兒去！我也不知怎麼說我是到那兒去的，我只覺得在那遙遠的地方，有一塊光明及美麗的天地，那裏有我的前程及希望，我要拼命地去追求它，創造我新的生命，雖然，我知道，那還需要許多許多的血汗才能換得來的。

從認識了你，在我人生的歷程上是一個大轉捩，你說：生活就是奮鬥，要堅強起來去和一切的感勢力搏鬥，並且告訴我關於你從前所經過的那些經歷，我是多麼地感動呀！我也應該像你一樣的去找尋自己所需要的一切，你說對嗎？

我這樣快的離開南京，會出於你的意料之外吧！本來我從沒有這樣想過，但，母親死了，從前的一切都是爲了她而忍耐，現在我再也得不到她的慈愛了，我深深地感到，這個家已沒有我留戀的一切，而嫂子永遠是那麼地苛刻，家於我還有什麼呢？我已灰心到極點，我會想過自殺，隨着母親到天國去，可是，你會說過，自殺是弱者的行爲，何況我們也還年青，許許多多的事情都需要我們去做，我們不能太自私，我們要爲國家及人詳盡一點點的責任。

碧遙！你一定會怪我爲什麼不先通知你呢！本來我擬到你處去的，我接到少博表哥的來信，他說你已將一切告訴他了，他非常後悔，他請求我的原諒，說明天來看我，我接信後，悲喜在心內交織，當然，我不去怪他，因爲他的誤會是環境的造成，也可說是我的命運，然而他信中說：還是希望我們再和好，你想我能夠嗎？爲了他們的幸福，我才決定的走開，我不願見到他，免致再引起雙方的新愁，我這樣做，你不會怪我輕舉妄動吧！

或許你原諒我所走的這段路途吧！朋友！請放心，我能夠擔負一切的痛苦及所有的困難，我更能吃任何的苦頭，二十年來也吃了不少，故我的舌頭已經麻木而沒有感覺了。

現在我請你轉告表嫂，代致虔誠的敬意，更希望他們的家庭過得很幸福。我因不願表嫂見到我所不能使他回憶的事蹟，所以我沒有給他回信，也請你轉告他我衷心的苦衷。

碧遙！你不會爲我出走而傷心吧！人生何處不相逢，而相逢也不過是別離的開始，我們會再見的，我堅決地相信着。

已往那一切悲痛的遭遇，讓它像流水一樣的消逝吧！「往者已矣，來者可追。」我現在已變得很樂觀的，我要像狂濤中的孤舟，以疲乏的身子，破碎的心靈，竭力地支撐着我的船桅，雖然，燈塔的距離是那麼遙遠；像在無垠的天際，但是，在我沒有被淹沒之前，我將不顧一切的困難而向燈塔駛去，除非我的脈搏已經停止跳動。遙！親愛的遙！爲我祝福，爲我祈禱吧！

別懷念吧！朋友！到了彼岸，在燈塔的底下，不管是深夜傍晚，我要給你信息的，你等待着吧！

再見！我們的心靈在吻別，讓我們伸出遙遠的手互握吧！曼薇於臨走前晚。

我讀完了這封信，內心說不出是什麼一種的心緒，悲抑喜？我均無法劃分它，我的心靈又感到無垠的空乏，她走了！她真的走了，生離與死別永遠在微笑着活在這世界上的人們。

也好！她走了也好，免致生出許多無謂的糾紛及感情的苦惱，但是，自私的情慾使我無限地悲感，我的淚水已不知不覺地盈滿眼眶，我低下頭，對着玻璃下的相片凝視，那美麗的前鬢，那發光的眸子，那微笑的姿態，不覺，我默默地爲她祈禱！

真的，她走後少博的家裏是快樂了，他已不再恨她，凝視她，他只在這遙遠地祝福着。

但，不知何時她才能抵達彼岸，給我一個興奮的信息，她不會葬身魚肚吧！我在這樣堅信着，因爲她已變得很堅強了。

(全篇完)

附錄： 從「廣東文藝落後」說起

盧森

——應中華全國文藝作家協會第二屆年會而寫

別提起，別發問，也不必徵求廣東文藝運動工作的意見，因為「廣東文化落後」，「廣東沒有文化」，差不多已成爲京滬各地人士所公認；而同時在省內外的廣東人，也早已樂於接受，認爲的評、定論了。

勝利復員以來，由於廣東黃色的報紙，黃色的刊物特別充斥深入而普遍；機關雜誌，雖有後拾老板，只緣以誰的官階（不論文武）最高，就是誰的文章最好，理論最正確，同時也最多產，引不起讀者的重視，故此三年來，在廣東「轟轟烈烈」的旬刊了不下五十種刊物，四十種以上是中途夭折，結果呢，仍無法使各地人士改觀，而省內外的廣東人，亦不敢出頭大聲講說「廣東有了文化」！或「廣東有了文藝」了！

筆者在民廿八年秋，在廣東戰時省會——曲江，參加新聞文化工作，後加入中華文協廣東分會工作，主持「文壇」出版，民卅年秋復組織廣東詩社，發動詩運工作，及後到復員還穗，卅五年一月復刊「文壇月刊」定期出版，到目前爲止已出了廿三期（連曲江版共卅九期）因沒有刊過假手於秘書科員的達官顯要的大文章，出奇的得到讀者的歡迎。然而，文藝是文化大圈子內的一個小環，在「廣東的文化落後」，「廣東沒有文化」的定評下，當然也可類推「廣東的文藝落後」，「廣東沒有文藝」了。

剛巧筆者案頭有一本正中書局卅七年一月號出版的「文潮月刊」，裏面刊有幾篇談論中國上海，南京過去一年來的文壇、藝壇檢討與批判的文章，（廣東當然沒有人注意的）如果這幾篇文章可博得公認爲正確、忠實，那我從這幾篇文章中，可以看到廣東的文藝似乎沒有落後，而且廣東似乎也有文藝！

是的，一年來，中國各部門的工作，都走向苦惱、沉悶、麻木、癱瘓的階段。而文藝界就再努力些，結果仍是螳臂擋車。上海本是經濟、文化的中心，但據趙景深先生所說，「幾乎是一半是十年前的紙版重印一次，就算是新書」，文藝雜誌，亦僅存「文藝春秋」「文藝復興」「

文潮」「人世間」「詩創造」和商務版的「文學雜誌」寥寥可數；而南京據張十方先生所寫，文藝雜誌亦僅有「文藝先鋒」一種。上海不熱鬧，南京更寂寞，而廣東除了「文壇」以外，尚有「世界新潮」「谷雨」「綠原」「詩建設叢刊」小型定期刊，台山還創辦一種「文藝風」，這樣以數量比較起來，廣東的文藝刊物，還不會「置身於沙漠中寂寞的感念」的。至少亦可說廣東的文藝界不甘落後，比湘、桂、滇、黔、閩、贛、浙、東西南各省來還要強些。

但是，以廣東的地位優越來說；海岸線最長，接觸西洋文化最早，對於文藝運動，本應要發展得快，也應與滬江互相抗衡才對的；爲什麼會被人說是「落後」，和「沒有文化」呢？筆者想從根本方面的遠源近因加以檢討一下：

一、自有新文學運動以來，都是在北平、上海，只聽人說某某爲京派，某某爲海派，廣東作家至多稱爲粵籍。在抗戰期間，雖無將地區來定派別，文藝活動地區却以桂林和重慶爲中心。爲什麼戰前戰時都不能輪到廣東？在我看是因爲廣東是革命策源地的緣故。因民國以來，軍閥專橫，國事蠅蠅，廣東革命領導者孫中山先生，爲了北伐，爲了統一，廣東便重武不重文——尤其是文藝更不重視。所以，過去一切的財力物力，甚至人力部集中於建軍，於是創設黃埔軍校，由黃埔訓練養成了全國無數抗日英雄，戡亂名將，而那些黃埔系的將領，試問有幾位關心文化的？文藝那更不用說了。他們爲打倒軍閥，抗敵，建樹了不朽的武功，等到飛黃騰達，從前沒親近新文藝，當然也就不懂得文藝，甚至無視文藝，而瞧不起文藝。做官問起政治來了，因爲文藝負積極改造社會的任務，有時暴露了他們的黑幕或把假面具戳穿，在老羞成怒下，小則予以文藝工作以攔阻，大則給予嚴重的打擊。所以，廣東只有黃埔精神的發揚光大，而無文藝的輔導與培植。

二、說到廣東的官僚，不懂文藝的不談，先以從文藝起家的來說說

，他們會從事文藝工作，不多才也就多藝；但，他們沒有終身從事文藝工作的決心，多借文藝為橋樑，為敲門磚，一旦「攀龍附鳳」，「聲威顯赫」起來，忘形了。上司有問則頭頭是道，後進請教則懶答不理。因為官僚是政治的奉行者，文藝作者也是政治污點的體現者，由體現者一躍而為奉行者，這過程多少總帶的能屈能媚的醜態，往往作威作福，甘為虎俵。廣東沒有第一流的作家，可與他們稱兄道弟；後學小子，自然會感到不配或污辱了他們。而達官顯要見同行相輕，當然更加鄙視，所以，廣東雖有不少熱心文藝運動的人從事這項工作，越搞越引起當局輕視；因此，沒有耐心的，——在一般人眼中自為「聰明」的作者，都停筆改行了。

三、廣東為中國之南部，人民較北方熱情而奔放些，故冒險革命精神較強，而取巧保守思想亦較大。比如廣東有康梁維新，以後就有保守坐享其成的人，拚命保住這「光榮的歷史」，生怕不肯後輩玷污了它。本來廣東接觸西洋文化最早，理應迎頭趕上，因為保守和取巧的心理普遍存在，所以當外賓蒞臨的招待席上，把骷髏請出來，便口誦橫飛，沾沾自喜的了。再如三民主義是孫中山先生所發明，而後人談起廣東革命精神，以提一提他就光榮無限，對於三民主義研究與奉行，則較各省反面種種與軟弱。而文藝作家的思想，說好一點是崇尚自由，說壞一點是最危險，廣東人為了保守革命光榮的傳統，是以，三十年來，防止自由思想也特別嚴密，造成偏狹、頑固、封建、保守的特性。這樣，外籍的文藝家，第一流作家不易在這裏居留，就是本籍的進步作家，也逼得要出走。所以一出省門便「大聲怪氣」的說「廣東確是文化落後，我是廣東人，也無法子替廣東人捧場」。（請參閱「建國評論」卅七年一月號李伯鳴先生「異論廣東文化」一文。）

四、就是廣東苟且偷安的文藝鬼怪，為非作祟。他們有時如編輯，有時如青蛙，他們在戰時會寫過小說、散文或詩歌，勝利以後，瞧見一切措施，和處理不滿人意，對過去自以為邁力的工作追悔起來；在悔恨之餘，有些是痛心疾首，感慨萬千；有些是冷冷落落，不聞不問；有些「聰明」的望風掛帆，對黃金港幣發生高度興趣，全心力迎向它們。於是「香港風」的報刊應運而生，佔據了整個文化市場，影響所及，高尚

的文藝便因而受打擊而閉縮。傾向更黑暗的，則甘於因循自封，安於渾濁，習於騷亂，慣於黑暗，他們要在渾水中摸肥魚，騷亂中得好處，而又可在黑暗裡行兇——對於自己有關的「達官」拚命地吹、捧；對自己不利的「顯要」惡意地攻擊；從吹捧中「既加官」，從攻擊中「招財進寶」，於是是非顛倒，黑白混淆，善惡不分，邪正莫辨，直接間接加到文藝工作本身，毒烟瀰漫文藝園地。

五、從中華全國文藝家協會說到廣東分會。總會設在附屬機關底下附屬於八九位的一個有名無實的名稱——連單位也還談不上。沒有經費，也沒有力量，也不起作用。——連搖旗吶喊還嫌不夠威風、漂亮。如果筆者敢形容，最多等於尾巴上一根毫毛。在國家行政上看來，有等於無；在國民黨方面看來，形同虛設。試看「大圈子」的中央××××委員會，在消極方面作了些什麼拂障的工作？盡了什麼掃地的義務？在積極方面担負了多少政治任務成就忠誠的指導（烏雀尾巴還可操持左右上下）中央的如此，省市性的更不消說了。所以在廣東，文藝協會廣東分會亦好，文藝作家協會廣東分會亦好，形成了鴉片深毒；當年林則徐禁烟上本中的兩句「……三年後不特無可籌之餉，亦無可用之兵。」而今廣東文藝協會的情形正是一樣，現在，不特連三年前已經無用的一元鈔票的經費沒有，連一面可掛會牌的牆壁也找不到，也沒有一個文藝戰士，如勉強說有，至多只是一些販夫走卒——陳勝、吳廣而已。這樣的總會與分會，這樣中央與廣東的文藝工作，有前途嗎？前途危險不危險？

從今而後，國家不需要文藝，不需要文藝作家則已，要是需要推行中央文藝政策，猶記得「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贖也；以德服人者，終心悅而誠服也。」千萬年以後仍光芒萬丈的哲言，那就非做到

一、改攻城為攻心：全國成立五十至一百個文藝作家分會，選拔當地文藝作家詩人，均給予兩倍普通公務員的生活費，同時附發紙張油墨及印刷器材，寫作用具，限定每月最少寫多少篇或字數，暴露黑暗及指導現實，與輔導建國有關的作品，每個分會創辦一種文藝月刊，作為推廣文藝下鄉的工具，並由總會公正考核成績，予以獎懲。

二、大量吸收文藝新進作者：各省或各重要城市，設立作家之家，使凡是從事文藝的作者詩人，不致流離失所，投資無門。並限投到「家」來的作者，必須須負文藝對稍有智識的民衆講解或介紹書刊等義務；同時與會聯絡，推舉新人佳作，一經發表，每千字至少酬五十萬元。（暫定）廣爲吸收與羅致，大量扶助與培植。

不可。中央如能撥這筆當作鐵亂的軍費，一年以後，一定可以收到很多的民心，鞏固很多的城池。我看這回仗軍事三分，文化應佔七分——文藝又要佔文化七成以上的任務。今天是輪到抓筆桿子的作家出擊的時候了，不然，中華全國文藝作家協會二屆年會不但不值得紀念，就是二百歲大壽，也等於老不死了。

散文四章

露

早晨，原野上，園子裏，黏滿了閃光的露珠。

植物由於這微小露珠，維持了它底生機。

太陽昇起了，露珠喪失得無踪，因憶「人生如朝露」，呵！又不禁令我迷惘，

朝露般的人生，滋長了什麼？

逐利求名……飽嘗着眼前幸福的風味，太陽昇起了，失意，飢餓……倒在社會的漩渦。

太陽落下去了，如果沒有月亮，那是一個深沉恐怖的黑夜，而露珠又將在大地七黑暗裏現出影踪。

夜

幽靜的夜晚，樹兒在月下弄舞着倩影，天上祇點綴着幾顆零亂的星星，這時也許會聽到一曲清婉的歌聲，掙扎我寧靜的

某立儀

心湖

在窗口，我望着星星伴着流雲在跳動，夜的掌撫着我那片創痛的心，無言的慰藉，使我忘記周遭的困頓，聽着歌聲，望着月影，我的心飛向遙遠的遠方……

貓頭鷹啼笑着發出淫蕩墮落的聲音，睜着貪婪血紅的大眼在那邊，無耻的吮吸着親人的血液。

於是我關上窗扉，側身躺在牀上，半合着眼，靜聽着，靜聽着，那屠殺，痛哭，啼笑的那邊，在風搖月影裏，幻滅，浮沉……

影

多情地，影，伴着我……
你走了，我在孤獨生活的日子裡，生命窒息了，而影却永遠追隨着我，永遠不會離去呵！

影，伴着我從童年到老，到死……
每夜，燈熄了，月兒落去了，生命便

窒息、徬徨、因爲沒有影子呵！

影，隨着歲月的增長，自己可能感到身世的飄零麼？

脫離了多情的影子，我生命便窒息徬徨，我要影子終日在我的身旁，將爲往後的日子唱出頌歌。

影，多情地伴着我走向黎明……

淚

淚，是生命中一道香楚的泉流。

旅行者帶着一串辛酸的淚水，忍耐着鄉土的戀情，走向迢遙的遠方。

我看見了淚在愛情園子裏，在那裏多麼悲傷呵！

誰能知道淚水沒有靈魂的呵！淚掛在慈母臉上表露出比海還深的濃情；淚在惡魔臉下表現出失敗的卑鄙。

我曾經在慈母懷裏，流過溫暖的淚水；也會在愛情碑下，淚水會滴下了我底衣襟！

淚，在這裏滴着。北方有着水質的淚，將把蓋了……

誌雜詩文散詩新的一唯南華！門戰最！青年最

輯二第刊叢設建詩

計設的碑念紀

盧森主編

詩：是文學之王
詩：是青春之戀
詩：是靈感的花
詩：是智慧的眼

龍虎	新詩之舉	余啟明
南方(詩集)	石倚藍	魯白
夜思	李倚藍	李倚藍
燈花	沈望	沈望
冬夜短章	沈望	沈望
寒夜之歌	陳敏端	陳敏端
寄	盧芒	盧芒
紀念碑的設計	郁芬	郁芬
叩問	余秋	余秋
我們	沈望	沈望
海邊	王望	王望
和平	王望	王望
松	李若川	李若川
憲	王靜德	王靜德
我們都是黃帝の子孫	劉庭	劉庭
河	李桂庭	李桂庭
國	何巴	何巴
醜事	陽子	陽子
夜風	陳容	陳容
寄語	雷歌	雷歌
蜂	向曙	向曙
冬夜	黎木	黎木
普希金詩選	黎木	黎木
詩論之舉	孔慶	孔慶
詩與生活	姚潤	姚潤
詩論	周鋼	周鋼
今天的詩人	葉楓	葉楓
散文詩之舉	魯放	魯放
他們	李放	李放
童年	楊放	楊放
旗	楊放	楊放
繁星	楊放	楊放
我愛歌	楊放	楊放
悟，人生	楊放	楊放

！意留者讀請，同不名輯，輯一出續月兩每後以，版出日十月三年七卅於定準

！加照費郵，待優折八，戶定由自入加元萬五交預迎歡，元萬兩冊每價定改輯二、一第

號八十六路東福惠(22)州廣：址社的社設建詩東廣

盧森著 **朝暉** 小說集再版本已出版 封面比前精美頁數不減
每冊暫定價五萬元，直接購買九折優待。
文海出版社的社址：惠福東路六十八號

本刊繼續優待拾萬元定戶一千戶。
按本報在德復刊以來，深荷讀者愛護，各方文友實業界幫忙與贊助，故定價逐年增加，本報同人每得以維持，故特優待。
一、如拾萬元定戶，可加贈一年，並照每期定價七五折。
二、如拾萬元定戶，可加贈一年，並照每期定價七五折。
三、如拾萬元定戶，可加贈一年，並照每期定價七五折。
本報發行部謹告
廣州(22)惠福東路六十八號

中山日報
宣揚國策 言清副印
論息刊刷 本山中
最最最 附報本
正翔生精 最刊印
確實動美 所刷康
表達民意

社址漢民北路六〇號
經理部一五六六五號
嶺南日報
編輯部一〇九〇九號
電報掛號一五七二號

本報副刊「嶺海」由文壇月刊主編盧森先生接編。內容常有短小精悍短論、小說、散文、詩歌、書評等；並另有「新聞陣地」等周刊，敬希讀者注意！

內政登記部京字第一二〇號
中華郵政登記部京字第一二〇號
廣東郵政管理局第一二〇號

紙價狂漲本期每冊另售
幣四〇、〇〇〇元

